

FOSTER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欧稣里文 著 依琮 译

河北信德社

扎 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欧苏里文 著

依 琮 译

河北信德社

HEBEI FAITH PRESS (P.R. CHINA)

Faith Books (294)—Spirituality Series

Sure Beats Selling Cardigans

Foster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By Patrick O'Sullivan, S.J.

Trans. by Yi Qiong

First Published in May, 2010

By Hebei Faith Press

Copyright by the author. Patrick O'Sullivan, S.J

(3 Xuefu Rd. Shijiazhuang, Hebei, P.R.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信德书林(294)灵修丛书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欧稣里文 著

依琮 译

中国河北信德社 出版

(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府路三号 邮编: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百思特印刷有限公司 承印

印张:4.25 开本:880×1230mm 1/32 字数:74千字

印数:3000 印刷时间:2010年5月

冀出内准字[2009]第A294号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信德丛书总序

“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格前 13: 13）。而“信德是人得救的开端，也是一切成义的基础和根由”（训导文集 1532）。致力并拥有活泼信德的同胞，无论在平静生活里，还是在过往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中，或是在今日现代社会和教会内部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之下，他们都是心中常有上主，时常充满喜乐。在信德内，明辨天主圣言，遵行主的诫命，以基督的炎炎爱火于变化莫测的风浪中，明智忠诚地为主作证。

信德为我们在昔日重要，为今日中国教会更是需要。我们受河北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之托，成立信德编辑室，取名“信德”之意，即是愿通过向大家奉献各种圣书——教友们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巩固我们的信德，维护真理，办好教会，在主内彼此理解，合而为一；在荣主益人，爱国守法中，强国利民，弘扬基督福音。

信德编辑室将遵循这一宗旨，陆续为教友们再版一些教会传统圣书，并不断提供梵二以来具有时代气息的各类丛书。以益神长教友荣主教灵，修德成圣和各界朋友探索求知，寻找真理之用。

信德编辑室 谨启
1991年8月15日
圣母升天瞻礼

出版说明

本书以圣依纳爵《神操》所勾画的神修历程为基础，以积极的信仰目光透视生活，深入浅出地为读者描绘出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的进程。

本书作者 Patrick O'Sullivan 是耶稣会士，曾为基督生活团服务多年，具有丰富的神修辅导经验。作者从人性的经验入手，以明确、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首先阐明“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的重要，继而指出人走向天主的阻碍，接着展现由阴暗进入光明的具体途径，最终引人日复一日追随基督，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逾越奥迹。

展读此书，有助于读者在信仰上深深扎根，不断增进与天主的亲密关系。在一切事情上看出天主的运作，从而在天地万物中发现天主。

感谢耶稣会澳大利亚会省慷慨授权河北信德社出版发行本书，感谢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协助联系本书简体字版权事宜，谨向作者和前出版者致谢。

河北信德社
2010年5月

引言

圣依纳爵的《神操》描述了人们在与耶稣的亲密往来中，经过不同阶段成长的历程。本书以依纳爵所勾画的历程为基础，我怀着虔敬之心，希望依纳爵能在本书各章节中，找出他所描述过的历程。此书的章节长短不一，“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这一部分所占的篇幅要比其他章节多。对熟悉依纳爵《神操》的读者来说，“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只是把“原则与基础”改成了另一个标题。但取代“原则与基础”的新标题，意味着以积极的信仰目光透视生活。我之所以在本书中长篇大论地阐述这一部分，具有两层理由：第一，因为若不以积极的信仰目光透视生活，与耶稣亲密往来的历程就无从开始。第二，因为积极的信仰目光始终贯穿在与耶稣亲密往来所经历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之中，而且信仰的目光愈深，每一阶段的底子也愈深厚。

本书大多取材于我为耶稣会的《圣母》(Madonna)月刊所写的文章，那几年我是该刊的主编。另有一些则曾发表在印度古雅拉出版社(Gujarat Press)所出版的《在俗使徒的依纳爵历程》(An Ignatian Journey for Lay Apostles)一书中。现征得该社同意转载于此。

最后，我衷心感谢我在本书中曾引用他们的思想和字句

的各位作者,他们是卡尔·拉内(Karl Rahner)、拉第斯劳·保罗(Ladislaus Boros)、卢云(Henri Nouwen)、埃培·阿丰索(Herbert Alfonso)、阿蒙·杜非(Eamon Duffy)、阿丰斯·狄根(Alfonse Deeken)、嘉禄·玛利亚·玛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大卫·史坦利(David Stanley)、日拉德·梅(Gerald May)、阿里埃·高陶·莱内(Harriet Goldhor Lerner)、琼·沃歇(John Walsh)、陶那·杜尔(Donal Dorr)、大卫·阿沙(David Hassal)、罗丝玛利·霍顿(Rosemary Haughton)。

目 录

引 言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1
一、愉悦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3
二、信仰生活	10
三、与天主同在——祈祷的生活	17
四、再论祈祷	25
五、亲密与祈祷	34
六、心灵的祈祷	44
关系中的阴暗面	53
一、罪	55
二、论受阻	61
从阴暗到光明	75
一、进入天国	77
二、当今教会一瞥	85
跟随耶稣	93
一、耶稣的奥秘	95
二、分辨	99

逾越奥迹	107
逾越奥迹与日常生活	109
结束语	117
伯多禄·雅鲁伯	119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一、愉悦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我们与天父的独特关系

我还记得数年前英国广播公司“傻瓜表演”的讽刺节目。节目中的两个人物明尼和亨利为了某些理由在他们的花园里挖掘，碰巧挖出了一个死人头颅。明尼打量了那头颅后，便对亨利说：“这是个八百万年前的头颅啊！”亨利便尖声怪气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

人类最深的体会便是，我们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互相关联”的生存体。正是由于我们互相关联，我们才能立身处世。而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相互关系便是我们每一个人与天父的独特关系。正是这独特关系，使我们生活中事事都具有意义和目的，而那就是我们每人蒙受的圣召。

有些人与天父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从一个词、一句话中就体味到或捉摸到与天父交往的至情真趣。例如，对依纳爵·罗耀拉来说，“愈显主荣”这句话就能充分表达出他与天父的独特关系。这句意义深刻的话使依纳爵一举一动都有了明确的目的，他以此为行动的最高动机，并以此概括他生活的全部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意义。对圣史若望来说,最有意义的话,便是“天主是爱”,这是他著述的主题,而他在与天父独特关系中所体会到的,也都透过这一主题反映出来。若望到了晚年,总是宣讲“天主是爱”。与他一起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听他讲同一主题,自然难免有些厌倦,便要求他讲些别的,若望回答说:“再没有别的可讲了。”耶稣也一样,有一个字可以总括他生命的意义,那就是:阿爸(Abba)。因为这字最能深刻地道出他所享有的与圣父之间的独特关系。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我们与天父的独特关系,那便是扪心自问:“我在耶稣身上最仰慕的是什么?在他身上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在耶稣身上最吸引我的,也就是他要我效法他的。这是最真实可靠的道路,可使我体会到我与他的父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在这关系中生活。耶稣是通往天父的道路。在耶稣身上最吸引我的,便是我跟随他该走的道路。这样,我就能日益体会到我与天父之间的特殊关系。

运作中的天主形象

虽然我们每人与天父有独特关系,但这关系很可能被阴暗面所遮盖,被障碍所堵塞,以致我们只能在表面上享有这种关系。例如在脑海中我们对天主有一种形象,可是我们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心中实际运作的天主形象又是另一种。这种实际运作的天主形象,往往是残缺不全的,与我们信仰上所宣认的天主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也就蒙上了一层阴暗面。我之所以称之为“运作中的天主形象”,因为这是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起作用中的天主形象。

运作中的天主形象有三种。第一：“若我好，天主爱我；若我不好，天主罚我。”换言之，我与天主的关系在于我是否符合他的期望。我如何知道这是不是运作在我身上的天主形象呢？就看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反映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得省察与人的关系如何，是否在我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不少恐惧和忧虑？是否在我有求于人或受人赞许时，才认为我与人的关系是良好的？是否我的交往之道只求取悦于人？如果这就是我与人交往的模式，那么，我对天主的基本态度亦是如此。由于我运作中的天主形象是极端残缺不全的，由此我活在一种充满恐惧和忧虑的生活中。

第二种运作中的天主形象正好与第一种相反。这种形象是这样的：“天主既然爱我如此深，为何如此待我？为何叫我受这苦？”换言之，只有当天主满足我们的要求时，我们与天主才有关系。如何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在我身上运作的天主形象呢？还是看我与人的关系如何。我是否对人这样说：“你若真是我的朋友，就一定得答应我的要求”，或说：“我已为你做的这一切，你怎能如此待我？”我是否以这种巧妙的手段来控制人？总之，是否只有当人满足了我的要求时，我才认为我与人的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含有控制性的形象，在与人的往来关系中留给人自由活动的余地就非常狭小。

第三种运作中的天主形象是耶稣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给我们提供的。这是慈父无条件爱的故事，包含着好多层意义。

小儿子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归宿是父亲的家。在一无所有、饥寒交迫时小儿子才发现在自己生活中有着一个始终没有割断的关系，即他与父亲的关系，于是他便回到了父亲的家。在这比喻中我们还见到了浪子的兄长，他是比喻所强调的人物。他独来独往，毫无悲天悯人之心。他认为父亲是喜欢自己的，因为他常不负父亲对他的期望；但对自己的弟弟，他竟不肯称呼一声“弟弟”！他就站在门外，拒不进去，只是妒嫉、忿恨、不服、计较。

只有进入父亲的家，他才能像父亲一样以同情的目光和无条件的爱看待一切。两个儿子父亲都爱，只是爱的方式不同。他为那位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回家而欢欣，而他对那位当兄长的说：“你常与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他以无可比拟的爱无条件地爱两个儿子，而天主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如何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在我身上运作的天主形象呢？还是要看我与人的关系如何。我是否试着无条件地爱别人，接纳他们如其所是？诚然，我们难以做到这样，但是只要我们选定走这条路，即使我们失败，耶稣所提供的这个天主形象，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天父以自由、宽容、慈悲的心接纳我们，我们也效法他渐渐地在人际关系中，使自己成为别人宽宏大量的父母。

救赎的模式

除了天主的形象之外，在我们的信仰中，另有一因素也影响我们与天父间独特的关系，那便是：救赎的模式。我们所接

受的救赎模式,会促进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也会使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晦暗不明。救赎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但是有些救赎模式,就加深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而言,实在毫无助益。下面的模式就是一例:天主创造了亚当和厄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内,但严格地指出,他们不能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和厄娃不顾禁令,吃了那果子,违抗了天主的命令。由于他们违命,就破坏了道德秩序,破坏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以及所有的受造物就一起受罚。耶稣的到来,恢复了道德秩序。我们在复活节中还这样唱:“透过他的服从,他赔补了圣父的公义所遭受的伤害。无罪的圣子为你们赎回和平,使圣父息怒……阿肋路亚!”

这与圣保禄为我们提供的模式不同。圣保禄写道:“天主借着基督,使万有与自己(并非使自己与万有)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 1:20) 根据圣保禄的这一模式,天主创造亚当和厄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这真是关系亲密的一幕。亚当和厄娃是按天主的肖像创造出来的,他们三者间的关系极其密切! 亚当和厄娃亲亲密密,他们赤身裸体但并不害羞,彼此亦诚相待。他们与其他受造物也有着美好的关系,所有动物和大地的果实都由他们享受,但是他们破坏了与天主的关系,他们在与天主的关系外,寻找生活的经验。这样他们就失了与天主的关系。他们一失去与天主的亲密关系,立即反映到他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上。他们不仅在地堂里躲避天主,而且他们二人也躲避起来。他们用皮毛遮盖他们赤裸的身体,彼此也不像以前那样坦露无遗,亦诚相待。而他们与其他受造物的美好关系也遭到了破坏,这个世界从此成了布

满荆棘的荒野。

亚当和厄娃破坏了天主赐给他们的和谐关系，便发觉他们自己的失落和脆弱。那么天主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天主见到他们极其脆弱，便派遣他的圣子以显示他自己的脆弱。天主圣子成为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被长枪刺开。换言之，受造的人因其自身的行为，成为失落者和脆弱者；但天主却爱我们，在耶稣——心被刺透的人——身上，显示出自己的脆弱，以恢复我们和他之间已失去的亲密关系。以强对弱，二者势必互相疏远；以弱对弱，二者才能互相亲近。因此，唯有通过脆弱才能达到亲密。

在这一模式中，救赎便是恢复天主与受造界之间已失去的亲密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迎接圣父，就像他曾为我们而打开自己的心一样。这样好使我们能与他真的亲密无间，而我们彼此之间也亲密无间。

与耶稣之间的友情

我已提过，使人与天父保持独特关系的方法，便是增进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实际上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耶稣是通往天父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此要简短地思考一下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并结束这一部分。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本堂司铎，随着岁月的推移，成为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牧人。最后堂区委员会决定采取一些行动，他们给主教写了一封内容详实、措词强硬的信，要求调动该司铎。主教勉强同意了，但在回复堂区委员会的信函中，

要求会长为本堂司铎举办一个欢送会，好让他能在良好的气氛中离开堂区。堂区委员会当然同意，便为即将离去的司铎举行了一个体面的欢送会。欢送会由堂区委员会会长致词开始，他说：“数年前主教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神父做我们的本堂区司铎，但是现在耶稣要他到另一个堂区去。让我们唱当初欢迎他的歌：‘我们因耶稣得到一位多么好的朋友啊！’”

这故事有助于我们明了：爱情可能是单方面的，但友情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友情基本上是双方的事，友情在相互关系中感动双方，改变双方。在反省我们与耶稣的友情时，重要的是，我们应想到耶稣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其含意是：由于耶稣是真实的人，我们与他之间的友情不仅改变我们，也改变了他。耶稣复活后仍继续和他的朋友交往，而这种交往是真实的你来我往，既改变那些与他交往的朋友，也改变他自己。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我吗？”他和伯多禄一样，投入这个你来我往的过程。

耶稣当然是神，但也是人，他永远是人而天主；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人性并非罩在他神性上的一层外壳。说得更精确些，他的人性一直在行动，神秘地进入我们每人心中，进入造物之内。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神性支持着他的人性。

当我们真的能把耶稣当做朋友时，就会发生两种情况：首先，耶稣的奥迹显得更奥妙也更有力量，同时也更能让人亲近。令我们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当我们在祈祷和圣体圣事中与耶稣相遇时，实实在在是朋友与朋友相会。其次，我们彼此都在相会中改变对方，透过这样的相会，在我们身上所起的变化促使我们加深与天父的独特关系。

二、信仰生活

对生活说“是”

对基督徒来说，信仰是对生命全部意义的真知灼见。因此，在阐明信仰的丰富内涵时，我们只能说：愈成为真正的人，也就愈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反之亦然。信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便是对生命说“是”，承认生命是恩赐，是富有意义的。

数年前，我的一位耶稣会朋友，在某个周末被派到一个乡下堂区行使职务。到了最后时刻，他才知道主日弥撒后还要给孩子们上教理课。由于时间仓促，毫无准备，只好仍按旧的《要理问答》上课。上课一开始他就问：“谁造了你？”一个土著小男孩举手，带着得意的笑，回答道：“天主造了我。”见他回答得那么洋洋自得，神父便追问他：“那么，天主为什么造了你？”那男孩定睛看着神父回答说：“因为他认为我会高兴！”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心目中的信仰：承认生命是恩赐，而且是富有意义的。

然而，对生命说“是”，在信仰上有何意义？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将自己奉献于那些能赋予我们生命目的和意义的价值，这价值可能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或一个人。当我们承认生命是恩赐，而且是富有意义时，确切地说，我们是在

作一种抉择、一种献身。所以,向生命献身,实际上是一种决定性的信仰行为,使人正式开始生活。

基督徒的信仰

圆满的基督徒信仰不仅对生命说“是”,而且也对耶稣说“是”。有能力对他人说“是”,与有能力对耶稣说“是”,二者是不可分开的。二者都涉及对他人献身及让人自由。我们与人的关系和我们的信仰,在实质上是携手并进的。如果在生命中我们重视与他人的关系,那么我们也重视与耶稣的关系。如果财产、地位、成就,超越了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耶稣也就会被排挤到我们生命的一个角落去,就像一张不起眼的模糊不清的图像。

信仰是超性的

基督信仰是超性的,因为它建立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上;也就是说,其主动性常来自天主。诚如耶稣对我们所说的:“除非被父吸引,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意识到信仰是一种恩赐,并且心存感激,这是信仰重要的一个幅度,而这可以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在黑暗和痛苦时期,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何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是“在这种情况下天主如何爱我”。另外,基督徒的信仰是超性的,因为它引领我们走向全新的爱和宽恕之道;这是远远超越人的力量的,只有透过圣神的力量才能体验得到。

确实而可靠

基督信仰既是超性的,又是确实而可靠的。我相信“耶稣复活了”,为这信念,我把整个生命当做赌注。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探讨可靠性。比如数学的可靠性:二加二等于四,脑子正常的人,谁也不会对它起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脑子正常的人,谁也不会投身到“加减乘除”里而对它大动感情的!唯有那使人的整个生命产生意义,而且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那种可靠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信仰虽然是可靠的,然而在其中好像还存着怀疑的因素似的。所以我们会这样说:“主啊,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显然,正确地找出怀疑的根源何在,是最重要的,而它就扎根在我们的人性之中。信仰是个人把自己交付给耶稣。然而我们因罪恶而受损,始终不能把自己坚决地交付。我们虽然无意撤回我们的交付,但是我们每犯一次罪就撤回一些交付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的交付中始终存在着这个“缺口”,总是有些“外来的”事物在缺口里兴风作浪。尽管如此,但还有积极的一面;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并不把自己彻底交给罪恶,因此在圣宠的助佑下,我们常能忏悔自己的罪。

怀疑的根源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能体认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比如,我们提出一个实际问题:“那里有人吗?”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那里有人”,也可以说:“我不认为那里有人。”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怀疑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后一种说法,疑问是针对我

们以外的对象,并指明这个外在对象的存在是值得疑惑的。对自己提出疑问,可以使我们更深地投入;但对我们所投身的外在对象产生疑问,这会逐渐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二者的区别,正如说“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与说“我认为他一点也不可爱”的区别一样。

信仰的朦胧不清

虽然基督信仰是确实而可靠的,但在我们的信仰中仍然有朦胧不清之处。事实上,圣经在记述复活的主基督显现时,十分明显地指出其中还有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地方。例如:两位前往厄玛乌的门徒并没有认出耶稣;玛利亚·玛达肋纳把他当做园丁;当他在屋内显现时,宗徒们把他当做鬼神;而在湖边,宗徒们起初也没有认出他是谁。只有复活的信仰,才能认出复活的主。但是当人尚未立即认出他是谁时,他就能亲近人,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当我们的内心熊熊燃烧时,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的周围,然而即使我们的内心没有燃烧起来,他仍然能亲切地进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信仰与信理

信仰,是个人与生活的天主之间的关系。基督徒所信的天主是生命的天主,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全然与生命有关。真理、教义(例如信经)无非是试图把这些与生命有关的不同层面,加以系统化并诉诸语言文字而已。

卡尔·拉内说,教义只是把我们人类自身的经验加以表达和陈述而已。因此,我若说:“我信天主,全能的父……”,我若真相信信仰是个人与生活的天主之间的关系,我就该有能力道出这种关系为我所带来的活生生的经验。我若说:“我信天主……”,却不能道出我的生活因此有什么改变,那么一定有些事不对劲。如果我与某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那么我可能与此人没有建立什么关系。所以当我说:“我信天主……”,不仅道出我如何见到真实(生命),而且也道出我在我所见的真实的光照下如何体会到真实。

当我说:“我信天主,全能的父……”时,我所说的究竟是怎样的生命体验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回答的。对我来说,我所道出的正是我对生命的整个态度以及体验。我体会到生命就如一个许诺,而不是一个威胁、一个负担或一场恶作剧。我要说,我体会到七位耶稣会士和两位女士不久前在萨尔瓦多的死亡,有如带给人希望、启发的诺言。我要说,回顾过去,当我觉得自己自由自在充满活力在“飞翔”时,那时也正是我体会到耶稣就是“我翼下的风”的时候。

至于“特殊的真理”是怎么回事?例如“圣母升天”的信理,究竟玛利亚肉身、灵魂升天是怎么回事?这端信理如何触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呢?它又如何能使我们的生活起变化呢?圣母升天的基本讯息是提醒我们注意信仰的转化能力,以及我们与天主的个别关系。信仰所转化和充满的是我们整个的人,而不局限于我们的“心灵”。教父们爱称玛利亚是卓越的信德之女。在领报时,她回答“是”,就已在心内孕育了耶稣。玛利亚先以卓绝的方式在心中怀了耶稣,然后才在肉体内孕育耶稣。

圣母升天的信理在我生活中所起的变化是：我进一步领悟到人的肉体是人内在情况的显示器。人的气色如何，生机勃勃或是死气沉沉？行动如何，外出走走或是不怕路远？坐相如何，悠然自得或是局促不安？眼睛如何，清澈明亮或是浮肿鼓胀？注视或是躲闪？安详或是困倦？讲话如何，声音自然或是装腔作势？给人讲话机会或是一人独揽？滔滔不绝还是有所间歇？换言之，圣母升天的信理使人想到：内心状况必显示在形体上，正如人们不爱听的那句话一样：“四十岁一到，你就得为自己的面貌负责。”

信仰与伦理

我们可以在相同的光照下，认清基督宗教的伦理。信理告诉我们的：就天主和我们的关系而言，我们的经验有什么意义。而基督宗教的伦理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能使我们体验到这种关系，什么样的行为则不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人性方面具有相似的基本经验，但是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基督徒是从人与天主的个别关系去看这些经验。的确，我们若不在自己内找天主，我们就休想找到天主。

信仰与圣经

我们时常在圣经上见到有人怀着特殊的需要来到耶稣跟前，一旦那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活生生地体验到自己得到解救，便相信了耶稣。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但并无

切身的获救感,那么我们的信仰必缺少了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我们把赞成我们的人奉为神明,把不赞成我们的人视作恶鬼,那么获救感必丧失殆尽。就本质而言,意识形态是判断性的、排他性的,也是制造分裂的。一旦我们把真理当做打击他人的武器,而不把它作为一种引人进入自由、爱和奥秘之中的邀请,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堕落为意识形态。真理该如耶稣告诉我们的那样,使人得到自由。

三、与天主同在 ——祈祷的生活

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对祈祷提出种种疑问和诘难。如果我们不断地成长，逐渐深入天主的奥秘和启示之中，我们更会提出疑问。我们的祈祷若是真实的，我们就在祈祷中与天主相遇；但是我们在祈祷中永远无法掌握天主。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解答天主的奥秘，但我们能愈来愈进入天主的奥秘中。

祈祷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部分。它不仅是一种责任，确切地说，它是基督徒的实质。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耶稣时常独自离开人群向他的父祈祷。从某一种意义来说，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好像这是他应尽之责，因为他的父常与他在一起。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他得避开人群去祈祷，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他生命中的父的最高实体。他该有与他的父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也不做，只是与天父单独在一起。

关于祈祷，也许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该有与天主单独在一起的时刻，什么也不做，只是与他在一起。我们若承认天主是最高实体，我们就该在生活中用人的语言把这事实表达出来。对于一位为我们非常重要而且确实存在的人物来说，我们只有花时间同他在一起，才能显示出他的重

要。当我们在做事时,我们想到天主,并把我们的事托付给天主,这样做是值得的,也是容易的。但为了在生活中加深、加强信仰,我们还必须挪出时间,毫无遮掩地站在天主面前。人类的活动常是含糊不清的,有时它能使人生机勃勃,但有时它却使人不敢面对自己或拒绝正视自己。但是我们选择赤裸裸、单独站在天主面前,这却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与天主单独在一起

借着信仰,并在信仰中,我们把自己交付给那些不可见的真实性,我们无法直接掌握这些信仰的真实性。基督徒的生活被喻为朝圣,在行进中这些真实性就愈来愈深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对这些真实性有所领悟。也就是说,耶稣的价值,进到我们的意识中,并成为我们行事的动机。除非我们把耶稣当做最高价值、最重要的一位,否则我们不能确切地以耶稣的观点及讯息来体验生活。而如果耶稣没有进到我们的意识中,没有被当做我们行事的真实动机,那么我们不可能把他当做最重要的一位。祈祷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愈来愈让耶稣和他的讯息,进入我们的意识中。祈祷是在信德中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间交给耶稣,这样,耶稣对我们来说就愈来愈真实,也愈来愈临在于我们的生命中。

只有当我们能秉持某种方式,赤裸裸地与天主相遇,我们的祈祷才有深度。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自己,也就不能面对天主;如果我们不能独处,也就不能单独与天主相处。所以,为了进入更深的祈祷,我们必须成为自己,必

须泰然自若。换言之,如果我常被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感觉所左右,那么我就很难在祈祷中找到天主,因为我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当我们还没有成为自己时,要违反自己的生活模式,并超越自己去进行祈祷,这是极其困难的。

自言自语吗?

有时,有人对祈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自言自语呢?”这问题提得好。对此并没有既定的回答,但我们可以尝试作这样的回答:我若自言自语,我就是在制造幻想而使自己脱离现实,这样我必被幻想迷住,逐渐变得不切实际。但是,我的祈祷若经历一段时间后,其结果是加深我意识到和感受到耶稣的真实性,同时也加深我去认同自己和他人的真实性,那么,我的祈祷是真实无妄的。幻想,使我们脱离现实世界,不能永远存在。

找到天主,找到自己

在谈论天主时有一个难题,那便是天主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位。天主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经验范畴,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谈论他。当我们说天主是有位格时,同时说天主是三位一体。当我们跟天主谈话时,我们把他当做一位父亲来看,但我们同时也把他视为抽象的,例如,天主是爱。

当我们论及在祈祷中找到天主时,就得切记:天主并非像

我们在经验任何其他事物时那样经验得到的。确切地说,天主是我们存在的基础,他使我们的任何经验及所有经验成为可能;耶稣也是如此。耶稣在论及自己时,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以抽象的词语来谈论自己;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他的的确确是一位,但是当我们谈论到,如何借着祈祷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他并住在他内时,仅说他是一位还不够,我们必须说得更多。只有当我们找到自己时,我们才能找到耶稣。

找到自己,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必须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自我,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到世界和他人是“其他”(other);也就是说,他们是确实存在的实物。总之,找到自己人,是开放的、有爱的能力的、尊重人的。找到自己人,才能放开自己走向“他人”;反之,找不到自己的人就难以放开自己。

当人们找到自己时,就会对一切存有抱着爱、开放和尊重的态度;而他们所过的生活会带着一种标记——按耶稣的方式去生活。他是“道路”,经由他,我们体验到他的造化工程。当我们以爱、尊重和开放的心态接近人们时,我们就找到了耶稣。当我们以耶稣的方式去体验、接触人时,我们的经验确实也就是“耶稣的事件”(Jesus-event)。人生就是一系列的经验。当人们具有共同的经验时,他们就分享了共同的人生。当我们按耶稣的方式去体验耶稣的造化工程时,我们就分享了他的生活。正如圣若望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天主内。那说自己住在天主内的,就应该照基督所行的去行。”(若一 2:6)

会晤耶稣

我们需要以位格性的词语与耶稣交谈,而且要在“一位对一位”的基础上接近他。然而,在谈论以这种方式与耶稣相遇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何谓以位格性的方式与人相遇。为你而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晤,其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否彼此必须看见对方?不,盲人可以与明眼之人一样,与人建立起极深的交情。是否彼此必须能够接触到对方?还是不。在鲁益师(C.S.Lewis)的《虚幻境界》(Shadowland)一书中,我们见到鲁益师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这位女子间,在真正的相遇之前,已经有了非常真挚并具有重大意义的关系。

那么,与人相遇,缔结深邃而恒久的关系,其必要因素是什么?

- 必须彼此相爱、互相信任、互相尊敬;
- 必须了解并重视对方的价值,最好也分享彼此对生活的共同观点;
- 每一个人必须把对方视作此时此地存在的活生生的一位,而不是一个回忆或一个意念;
- 我们因爱对方并关心对方而改变自己,也就是说,对方使我的生活起了变化。

谈到与耶稣相遇,以上的第三点是最需要详加阐述的。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相遇,把人视作活生生的一位并无多大困难。但我们要深入了解人,唯一的方法是与他们交往,这就得跟人谈话,并听他们谈话。这交往之道,同样适用于我们与耶稣的

交往。我们若要耶稣以活生生的一位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待他有如一位:必须跟他作个人之间的谈话,也必须倾听他说什么。当然,难就难在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回答(见第54页“较迟的效果”)。这就是信仰上的困难。但是,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得做我们能做的一切。如果我们和耶稣的来往不是位际性的,就是说,如果在感情和心理上我们不是把他当做一位,那么,我们只能把他当做一个原则或一个理想,而不是一个人。

简言之,除非我们和耶稣交谈,就像和那些与我们关系密切、且能改变我们的人交谈一样,否则他在我们心中不能成为真实的一位。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在大多数的交往关系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讨厌、无趣,甚至无法亲近。这是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时刻。我们若是只和那些立即吸引我们的人谈话,或只在我们喜欢和人谈话时才谈话;那么我们就躲避了那些我们不感兴趣的人,并且只根据自己当时的心情与人交往。这样一来,我们与人沟通、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显然会大大减弱。以上这情况也适用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推心置腹的交谈确实与无聊的闲谈是迥然不同的,同样,真正的祈祷与跟耶稣不正经地谈话,或只在我们喜欢时才跟耶稣谈话,也是绝对不同的。

求恩的祈祷

一谈到求恩的祈祷,我们都体会到有一个共同的难题。耶稣告诉我们:求则得,但我们屡屡求而不得。对此,我们该作何

解释呢？

也许我们可以按下面的话去思考。耶稣不断地试着闯进我们的生活，他是天国的追逐者。他对天地万物的最终计划是，让他的父的国来临，并借着祂复活的力量建立这神国：“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耶稣只有透过那些相信祂的人才能有效地临在这世界，并把祂父的国带来。如果没有信仰，也没有人回应祂，祂就好像不在一样。有一次耶稣回到纳匝肋，圣史马尔谷告诉我们，耶稣不能行什么奇迹（耶稣不是不行奇迹），因为人们没有信心（谷 6:5-6）。耶稣借着祂的神一直在所有的受造物身上工作，但只有人们以信仰回应祂时，祂才能真实有效地临在。

祈祷本身并非是保证事情成功的灵丹妙药。基本上，我们应该把祈祷视为在信仰上对耶稣的特殊回应，以协助祂建立祂父的神国。在祈祷时，不论我们为谁求，求什么，都已把所求的纳入我们信仰生活的范筹之内了。我们若关心一件事，这事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若为此祈祷，那么耶稣就可能为此而工作。因此，我们能使耶稣有效地临在，建立天国。我们得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为他人（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作的祈祷，能使耶稣接触他们，因为他们已被含括在我们的信仰范筹之内。例如，有人把瘫子带到耶稣跟前，是瘫子的朋友的信心使耶稣治好了他，“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参阅谷 2:1-12）

我们在祈祷时，往往所求的事情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若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情形一定是这样。有时，当我们祈祷时，天国的工程就在所求得个别的、具体的

事上彰显出来。也有时,天国虽然显示出来了,只是我们见不到。为什么有时见到,有时又见不到呢?我们不清楚。可能有些事无法具体地表现在天国中,而我们却以为它们可以。所以,我们必须转化自己的希望和意愿,使之适合天主的国。我们确切知道,祈祷是我们在信仰上对耶稣的回应,其基本意义在于耶稣的父的国必会来临。如果我们的祈祷是真实的信仰回应,天国必然会彰显并建立在人们心中,只是很多时候,这是超越我们所能见的。

求恩的祈祷是祈祷十分重要的一面,因为它促使我们把自己的愿望交到耶稣跟前。如果我们在祈祷时不知需要什么,我们常会发现我们的祈祷会变得缺乏生气。一无所求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获得。这话真是说得太好了!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带着愿望祈祷,并把我们的愿望告诉耶稣,就会发现我们的祈祷更专一、更有生气。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一求再求的经验,这是很艰难的事,有时也是很痛苦的。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借此机会我们体验到自己对祈祷的忠心,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信赖天主。

四、再论祈祷

天父无条件的爱

我们谈论祈祷时,无论谈论什么,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便是提醒人,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包容一切和无条件的。圣方济各·撒肋爵(St. Francis de Sales)的名言是,他宁可受天主审判,也不愿受母亲审判。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在松林里过夜后便觉察到:“天主的针刺比人的毯子还柔软。”天主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是我们必须时时回想的一端真理。只有尽最大的努力把握它,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才不会破裂,而我们的祈祷也不会付诸东流。我们难以相信天主无条件地爱我们,其理由之一,也许是因为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爱的关系中,也从未经历过无条件的爱。

顺服天主

一旦领会天主如何爱我们,我们的第一个祈祷动作会是怎样的呢?这第一个动作是把自己交给天主,让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主,让他自由自在地为父。我们怎样让天主为父呢?

首先,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若要知道什么人或什么事为我们是重要的,只要看我们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我们不为之花时间的人或事,都是不重要的。

一提到花时间祈祷,有人会提出这个十分普遍的问题:“我们每天应该祈祷多久?”我有一个朋友,一听到上面这问句所提到的“应该”两个字就常常拉长了脸。他总是这样回答:“若不吃,我并不感到有罪,只感到饿;若不祈祷,我并不感到有罪,只感到空虚。”就我个人而言,我找到了一个简便的衡量方法:每天祈祷的时间要足够到让我觉得自己能认真地保持与天主的关系。

我们要让天主为父,第二件要做的事便是跟他谈话,把我们的思想和心里话都掏给他。这样,我们的祈祷就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流溢出来。的确,我们若要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必须把自己揭示于人。再说,自我披露,是个人成长的基本要素。我若从来不以合适的方式披露自己,我就怎么也不会体验到自己,这样也就永远不会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正是自己被他人接纳的结果。

祈祷与日常生活

当祈祷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流溢出来时,我们不仅让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由自在地为父,而且也使我们的信仰与日常生活融成一体。这样的融合有助于我们在生活中更意识到天父或耶稣的临在,并接受他们的邀请。爱,能增强我们对我们所爱之人的临在的灵敏度,并使我们领会他的临在对我们

有何意义。换言之,当祈祷像流水一样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涌出时,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整合了,而且我们“灵性的嗅觉”得以发展,而找到通往圆满生命的途径。寻找通往生命途径的“灵性的嗅觉”和分辨天父的旨意,二者是同一回事,天父的旨意并非从外面放进我内,它并非是一些我要去配合的由天上而来的蓝图。确切地说,天父的旨意就是我该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我,是在他内充满生机活力的我。当我选择了通往生命之路时,我就更成为我自己,而我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皈依

日常生活中的祈祷,它的更大的效果是使人不断地体验到皈依。我们的视野因而扩展了,我们的自由也增加了;在原先一无所见或死气沉沉的地方,我们开始见到了生命。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当我嫁给斯诺先生的时候》,这首歌将皈依描写得十分生动。斯诺先生是个渔夫,准备嫁给他的那个姑娘这样唱道:“初次吻我时,他衣服的鱼腥味让我差点昏倒在地板上;如今我爱他,我的心就在鼻子里,鱼腥味成了我最爱闻的香味!”(歌词凭我记忆写下)。我想就是圣保禄也难描写得更好。

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祈祷,所以能引人不断深入体验到皈依,因为它让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凸显出来。它所产生的效果是:让我们的其他选择都成为相对性的,并且推翻我们所建构的虚假的绝对性和保证。我们变得柔顺、开放,无论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计划如何,只要天父另有主意,我们都能接受。简言

之,我们在祈祷中把自己交托给天父,奉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对者”。到了这境地,我们所建构的一切“绝对”都彻底垮了,这就是皈依的经验。

聆听:静观的方式

一旦祈祷扎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我们就开始注意到祈祷的品质与聆听的品质是互相关联的,这本不足为奇,因为二者基本上属于同一类经验。祈祷和聆听都包含着交付,也包含某种抗拒和怕惧。因为在我们把自己交付给天父的行动中,会有一种对不可知的畏惧感,会有一种怕失掉自己的感觉,会害怕他取走一切而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实际上,令人宽慰的是,在圣经上我们见到,当天主召唤人走近他时,一开始也总是令人畏惧的。我们见到天主召唤梅瑟(出 3:1-12),召唤耶肋米亚(耶 1:4-10),召唤伯多禄(路 5:1-11),召唤玛利亚(路 1:26-38),都是这样的。在这些召唤中,开始时都令人觉得畏惧,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保证:“别怕,我将与你在一起”。这样,听的人就放心了,平安随之而来,接着便接受了使命。

再说,就在我们抗拒把自己交给天主时,我们也抗拒去聆听,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聆听,我们便会“失去”我们的意见而非改变不可,而改变正是我们所抗拒的。如果我们会将自己的生命委顺于天主,我们也就会聆听,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二者原是相辅相成的。

若我们能在祈祷中将自己委顺于天主,那么不管我们多

么忙碌、活跃,最终将会把我们引进静观的生活方式之中。静观无非是不注意自己,只让他人——耶稣或是我所遇到的人,充分地、自由地临在。这种“静观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柔性的经验,它让人远离任何权术,给人尊严和自由,因此,能有效地挽救任何文化或团体。

意识到奥秘

祈祷也许是一种最丰富的经验,借此经验我们可以加深对奥秘的认识,因为祈祷便是和我们称之为父的最终奥秘建立关系。意识到奥秘,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有能力相信天主是“圣善的”,他有最终决定权;意识到奥秘,就是有能力让天父作主。所以,一旦意识到奥秘,信心就胜于绝望,希望就胜于幻灭,爱就胜于权力。

我们受到的最大诱惑,就是企图把奥秘转化为难题。解答难题时,我们可以找出答案,但对奥秘则不能。对奥秘,我们只能顺服,接受奥秘的邀请,以不同的目光看待事物,让自己变得更开放,向事物更广、更深的意义开放。意识到奥秘,能促使我们接受其邀请,而不以我们自己的见解去体会生活。请容我提供一个例子,说明此点。

数年前,我为一位远房亲戚举行追思弥撒,从我所坐的地方,可以看清到场的全体亲友。那时有一位 20 来岁的远亲陶娜映入我的眼帘,以前我从没见过她。从她的言行举止,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并不正常。后来我知道,陶娜时常大声说出我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有一次,一位神父在弥撒中证道,

讲了40来分钟,看了看表说:“我想现在该结束了。”陶娜就在堂里十分亢奋地回应道:“时间真是长得要命!”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家人对待她的态度,他们对她既体谅又尊重,让她代表家人在这台追思弥撒中奉献礼品。弥撒后,我跟她的家人谈话,告诉他们,我因他们对待女儿的态度而深受感动。陶娜的母亲说:“天主这样造了她,我们就照天主那样接纳她。”他们在陶娜身上看到的是奥秘,而不是一个难题。

祈祷的姿势

人们普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交流是不用言语的。我们祈祷时身体的姿势如何,关系重大。祈祷时,以恭敬和尊重的身体姿势接近耶稣或天父,一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奥秘的体认,关于祈祷的姿势,有这么一种说法:“姿势松垮垮,祈祷不像话。”

在圣依纳爵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关于祈祷姿势的正面范例。依纳爵在罗马当第一任耶稣会总会长时,他的会士很想知道他是怎样祈祷的。他们便十分谨慎地观察他,下面就是他们所见到的情景之一:

“夜间,他登上平台或屋顶,脱下帽子,静静地站在夜空下,寂然不动。他凝神注视天上,然后屈膝向天主谦恭致敬。”

象征

如果没有“热诚的生活”,那么祈祷生活,特别是恭敬的态

度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祈祷始终没有感情,那么它终将干涸,因为我们并没有全心投入。这倒不是说,我们祈祷时一定要“觉得很好”,确切地说,祈祷不仅在我们的思想里,更在我们的心灵里。祈祷的关键在于“临在”,而不怎么在于“思考”。所以,如果能找到一些让我们觉得亲切的标记、象征以及圣像,并把它们运用在祈祷中,这是相当有助益的。它们能让我们安静下来,帮助我们专心祈祷,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情感引入明确的信仰境况。

分心走意

祈祷若成为生活中的例行公事,我们就难免会感到干枯或浮躁,于是我们便分心走意!处理分心走意的方法,并非去和它们搏斗,而是去跟耶稣谈,这样,我们就把这些分心走意带到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中,并利用它们作为我们祈祷的材料。

在祈祷中产生干枯或浮躁的理由很多,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会困倦了。然而,也可能由于我们与耶稣或天父的关系已进入更深的层面,而我们所采取的祈祷方式与之不适应,难以表达其中新的情况。因此,时常找人谈谈我们祈祷的情况,是个好主意。无论我们的干枯或浮躁的理由是什么,这都是一个体验和加深我们自己对天主忠实的好机会。有些作者指出 Chronos 和 Chairos 之间的区别:Chronos 指我们“付出”时间祈祷,而 Chairos 指的是蒙受恩宠的时刻。只有当人付出时间祈祷之后,才会蒙受恩宠,蒙受恩宠是忠诚的结果。

干枯和浮躁

我在上面说的是干枯“或”浮躁，而不是干枯“和”浮躁！如果二者兼而有之，即在同一时期内感到干枯和浮躁，通常而论这是反抗的标记：我们对某一事物紧握不放，它已经干扰了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我曾经领一年轻人做避静，这年轻人说他一向与天主关系密切，但最近在祈祷中，他觉得既干枯又浮躁。他说“耶稣似乎在隔壁，不再跟我在同一屋里了。”几天后，我问他，他的祈祷是否有所好转，他说没有。我真的不知如何回答他才好，我问他最近在他和亲近的人的关系上，是否有些重大变化，他说“是的，但不太严重。”

事实上，他的情况是严重的。这位年轻人最亲爱的妹妹不久前死于癌症，撇下了家人。显然对他妹妹的死十分悲痛，当他谈这件事时，还在恨耶稣，他要他对妹妹的死负责。我劝他把心中的愤恨和悲痛告诉耶稣，他照着做了，他的祈祷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当他把自己愤恨的心情告诉耶稣，并承认自己因失去妹妹而悲痛时，悲痛便被宣泄出来了。由于发泄悲痛能使人恢复新生，因此那个年轻人突然发现耶稣并非在隔壁屋里，而就在他身边，甚至比以前还亲近。原先他把自己的愤恨和悲痛紧紧抱住不放，因此它们没有宣泄的可能。难怪他在祈祷中感到干枯和浮躁，觉得耶稣很远，因为他在自己心灵四周筑起了墙，把愤恨和悲痛关在墙内，而让别人在墙外，包括耶稣在内。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

宁静

若祈祷持续进展,我们必会体会到某种宁静和静默。祈祷并不改变我们的心,但能使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忙忙碌碌的心,只想攫取和占有;唯有安静的心,才能放手、不操控。不仅如此,宁静和静默的心是圣言的安宅。天主圣言和他人之言,只有在宁静的心中,才能真实地发挥作用;就像圣母玛利亚那样:“把一切默存心中”。

五、亲密与祈祷

渴望亲密

有一则我喜爱的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夜间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由一个小孩接电话,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我能跟你爸爸说话吗?”

“不能,爸爸忙着。”

“我能跟你妈妈说话吗?”

“不能,妈妈也忙着。”

“你有哥哥和姊姊吗?”

“有的,不过他们都忙。”

“屋里还有我可以跟他讲话的人吗?”

“邻居都在,但他们十分忙。”

“还有其他人吗?”

“有一个和善的警察,但他真的很忙。”

“那么,在你那里还有别的人吗?”

“有,有从急救车和消防队来的人,但他们都忙。”

结果,那人很失望,便问:“你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小

孩以淘气的声音,悄悄说:

“他们都忙着寻找我呢!”

耶稣俯视这个世界,看到我们这些人都在忙着做些不可思议的事,我可以想象他对一位看得有点迷惑的天使解释道:“要知道,他们都是在寻找我。”无论我们是否明白这一点,我们心中最深的愿望便是寻找天主。这寻找天主的渴望,就表达在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上:我们渴望按我们自己的样子被爱、被接受,并且也渴望以爱还爱。圣奥斯定的话真是万古常新的:“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内,便不得安宁。”

由于追求亲密关系的愿望是如此深地扎根于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实际体验,就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态度。在体验亲密关系时,我们的生活态度便是向奥秘开放:随时准备好不按自己的观点去生活,而是在那些并非自己所选择或建立的关系和处境中,找到意义。反之亦然,亲密关系的失落或破裂,会使我们失去对奥秘的体认,使我们只按自己的观点去体验生活,而对不合我们观点的一切一概拒绝。那时,只有在那些我们能控制的关系和境遇中,我们才找到我们所谓的意义。

对此,我愿举两个例子。1974年耶稣会在罗马召开全球大会。当时的总会长是伯多禄·雅鲁伯(Pedro Arrupe),从他身上,不仅耶稣会士,而且其他修会的许许多多会士,都看到希望并得到鼓舞。但是,就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总有对他不满的

人,大会前谣言四起,说:全球大会的权力大于总会长,在这次大会中雅鲁伯将被罢免。我身为此次大会的成员之一,对此十分重视,觉得这些造谣者居心叵测,毫无根据。我觉得自己对这件事的立场是坚定的。就在我即将动身前往罗马时,本地广播电台愿采访我,要我谈谈即将召开的大会。我同意了。事前我还得悉,我得在访谈中对付各种尖锐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次接受采访与我原先所顾虑、害怕的,显然完全不同。

记者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年轻人,一开始他就问:“神父,您对雅鲁伯神父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道:“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能鼓舞人心的。”当我准备就这话题进一步谈下去时,这位记者对我笑了笑,打断我的话,说:“遇到一位鼓舞您的人,是否是一个恩宠和特恩?是否是天主的恩赐,让这样的人进入您的生活之中?神父,实不相瞒,我刚与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订婚……”最后,我们针对雅鲁伯和这位记者所看中的那位小姐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就结束了那次访谈。这位年轻人透过对亲密关系的深刻体会,完全向生活的奥秘开放,甚至也向耶稣会的总会长开放!

第二个例子正好与此相反,那是发生在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身上的悲剧。他早期的小说例如《绿林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笔调虽然辛辣尖刻,但仍富有浪漫色彩而且充满希望。但在晚期的小说,例如《黛丝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一书中,他的笔调就辛酸而绝望。他把天主视为“冷酷无情的主宰者”。有人提出这样的解释:他之所以走向另一极端,因为哈代的父亲是牧师,而就在他举行婚礼之前,他发现自己要娶的女子竟是他父亲的私生女。婚礼当

然没有举行,他原有的亲密关系遭到彻底破坏,经受这次打击后,他便一蹶不振。

人的易受伤害和静观的态度

唯有透过人的柔弱、易受伤害,才能获得真实的亲密关系。人可以彼此很接近,甚至联合起来,但是却经验不到柔弱、可受伤害,当然更经验不到亲密关系。例如,人可以联合起来攻打共同的敌人,但一旦击溃敌人之后,他们之间就可能彼此斗争,因为在他们的紧密联合中,缺乏了柔弱、易受伤害性。

人的易受伤害,是真正亲密的保证。它使我们在冲突中,看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认清真理究竟何在。而当人际关系中欠缺了柔弱、易受伤害性时,我们便以控制的态度来面对冲突,指出谁是对的和谁是错的;也就是说,只有我有真理,你没有。

人的柔弱、易受伤害在静观的态度中表达出来,以静观的态度待人(包括耶稣在内),会使人觉得自由并且完全地临在。唯一能获致静观态度的方法便是祈祷——心灵的祈祷。祈祷,使耶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伴侣;祈祷,让我们内在的我茁壮成长;祈祷,使他人和在我们的交往中成为他们自己。换言之,这种心灵的祈祷使我们能从内在去体会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所处的境况。当我们让他人留有他们的空间,而仍保持我们自己的空间时(就是说,我们并不失去我们自己的边界),我们就能从他们的观点去看事情。好几年前,我看过一部影片“猫儿巴洛”(Cat Ballou)。记得影片中有个镜头,一个被雇

枪手出现。为“好人们”效力,因为酗酒,所以车子一到达,他便从车上滚了下来。他两只脚站不稳,双眼充血,一个“好人”见了对他说道:“你的眼睛看起来好可怕!”他回答说:“你该从我这方面来看我的眼睛!”

如果我们对人际关系和所处的情境持控制态度,那么,我们始终会从外在去体会它们。耶稣受难时,伯多禄对整个处境持控制的态度:他拔剑削下他人的耳朵。控制的态度使伯多禄从外在去看耶稣的受难,甚至让伯多禄否认了耶稣。但这一刻倒成了伯多禄一生的转折点。当他理会到自己做了什么时,他立刻放弃控制的态度,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在泪水中,他变得柔弱、易受伤害,于是他和他的朋友耶稣,重新恢复了亲密关系,从此以后,他知道如何从内在去分受耶稣的苦难。

亲密关系、人的柔弱、静观态度、心灵的祈祷以及意识到奥秘,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学会不让生活来操控我们时,我们便能进入生命的核心,进入天主的核心,进而达到生命的幽深之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达到的深度。

耶稣请来……

关于祈祷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便是把我们内心的情况诉诸耶稣;不仅把我们所遇到的告诉他,而且也把我们内心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例如,我们都有过担忧的经验,我们“担忧生病”,很可能真的病了。于是担忧和着急就随之而来,我们深陷其中,任凭忧虑滋长。在还没有弄清自己究竟病得怎样时,我们已完全陷于忧愁之中,而不能自拔;我们愈陷愈深,

弄得走投无路,只有徒增无望和迷惘。

根据经验,我发现一旦有了忧虑,而且可能被忧愁压倒时,有一个简单而极有效的方法,便是诵念:“耶稣,请来,救助我!”我们若持续不断这样祈祷(有时好比进行一场斗争),我们就会觉得忧愁平服下来,并且焦虑开始减弱了。虽然忧虑并不消逝,但已无力压服我们。我们请耶稣来到我们的遭遇中,便是让耶稣来经受我们的遭遇;而他的临在就恢复了我们内心的自由。当我们的心思不再注意忧虑,而专注于耶稣的临在时,他的临在必能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体验。

较迟的效果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祈祷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只是我们往往很少意识到此。很多次我们结束祈祷时会这样想:“还是老样子,好像白费时间……”;但过了一阵子,可能就在当天,我们觉得自己看待那些熟悉的事物或人时,好像换了一种眼光。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见到什么新的事物,只是我们以新的目光去看那些熟悉的事物罢了。这便是祈祷的效果。即使我们的祈祷看来是平平常常的,仍然是耶稣与我们的接触;不过这种接触是属于信仰的层面,还不是属于意识的层面。但这种接触是可以提升到意识层面的,只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往往这是在我们祈祷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这种效果的。耶稣对我们说:“看,我更新一切。”当耶稣的临在接触我们时,我们便能体验到自己以新的目光看待事物。不过这种效果并不发生在祈祷当时,而是在祈祷的时间之外。

透过祈祷,显露阴暗面

心灵的祈祷好比灵敏的气压计,它告诉我们心中的内情,并告诉我们心灵内是否有潜在的阴暗面。我说的“阴暗面”,指的是未解决的问题,如心灵的创伤、愤怒、怨恨。有时我们把它们推到心外,拒绝去看它们。在我们的心灵内,可能有一个角落,在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它是什么以前,我们已放上一块告示:“切勿入内!”

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心中有柔弱、可受伤害处,那么我们获得亲密关系的能力,特别是与耶稣的亲密关系,就要受损,而这必然会显露在我们的祈祷之中。对司铎来说,参与家庭中的丧事是常有的事,在我的经验中,对此丧亲之痛,家庭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家庭不接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抱怨说,这一切都是不公平的,他是那么好的人,不该这样死去,正义何在?他们从信仰中得不到安慰和支持的力量;天主看来是那么遥远、冷酷、麻木。他们的祈祷是那么干枯,缺乏生气。相反的,有的家庭也同样感到深切的悲痛,但他们接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在祈祷中获得了希望、力量和安慰,他们的信仰支撑着他们。

为什么在信仰和祈祷的体验中,会发生如此大的区别?我们若拒绝不接受丧亡的痛苦而一味反抗,就是拒绝承认自己是可受伤害的;我们若拒绝承认自己是可受伤害的,我们便把我们的的心灵封闭起来,从而损害我们亲密的能力,以致不能在我们与天主或耶稣的关系中体验到丝毫的温暖和亲密。我们

若让悲痛发泄出来,并接受丧亡的痛苦,便是承认我们的心灵真是柔弱、易受伤害的。这样,在祈祷时,我们就能在与耶稣的交往中体验到真正的亲密并获得安慰。当我们的不设防时,耶稣就可自由自在地进入,并临于我们痛苦的最幽深之处。

当我们有所丧失时,我们往往会“谴责”某人或某些人;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我们若拒绝承认自己的愤怒,那么我们的感情会受阻,于是在与他人的来往关系中,包括与耶稣的来往,我们将不断地体验到亲密关系的丧失。

显然地,当自己的近人去世时,人们会把责任归于天主,向天主发怒,因为天主操生死大权。不过,人们通常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无人有权向天主发怒”。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涉及对或错的问题。我若觉察到自己正在向天主发怒,唯一明智的做法,便是把我的愤怒告诉天主;这样,我又与天主恢复亲密关系了。这样做,并非向天主禀报情况,因为天主当然知道我们的感觉,这样做只是为了与天主恢复心灵的接触。

除了上述失去近人的事件外,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也会常常怪罪他人。比如有两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离去了,留下来的那位在开始时非常思念另一位,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对“失去的那位朋友”挑剔得厉害。以后又怎么样呢?留下来的那位会因感到痛苦而谴责另一位。不管怎样,如果留下来的那位能接受失落的痛苦,再次成为一个柔弱、可受伤害的人,那么他或她就会发现怪罪他人的思想逐渐消失。

识别心中的“消极感受”

当心灵的祈祷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时，我们就更加意识到我们心中的状况，特别是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那些我们十分熟悉的人。有许多人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可能使得周围的人觉得难以和他们相处。当他们闹情绪时，很简单，不要和他们评理，我们若和他们评理，情况似乎会更糟。

我们若真的关心他人（这是极重要的），通常我们可以测知他们在闹什么情绪。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心“震动”了一下：心坎里好像受到什么打击似的。留神于这些“消极感受”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它们是信号，告诉我们已探测到别人正在心烦意乱之中，而我们心中的这“震动”也正在警告我们别卷入这烦乱之中。

换言之，我们若真关心他人，就必与他人的心灵连结在一起。他们若心烦意乱，心事重重，我们立刻就能测知，心中就会震动一下，警告我们：“小心！前面只有死路一条！”或“前面有危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作选择：我们要卷入这烦乱之中，而互相埋怨，以致不可收拾呢？还是我们干脆撤退，决定不让自己卷入，直到这阵情绪闹过为止。当然，说比做起来容易多了！不过，先在祈祷中思索一下，然后再实地进行，比如提出规劝等，这还是可能的。

留神心中的“波动”，是圣依纳爵论述如何辨别神类的方法之一，即辨别我们心中的活动是引领人走向生命还是导致死亡。若要辨明在我们的活动、交往以及思考中运作的是哪一

种神,我们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我的心感到平安还是紊乱?”透过心灵的祈祷,我们可以学会辨认心中各种不同的推动,并选择随从那些引导我们进入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命的推动。

六、心灵的祈祷

让心灵活动

一旦我们把内心的情况告诉耶稣，便开始体验到一切都已纳入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之中了。这就使我们的体验起了深刻的变化，因为我们是在信仰的层面上与耶稣交往。信仰需要自由，信仰也使人更自由，因为信仰是一种位际关系，只有通过自由抉择，人才能有真实的关系。实际上，这意味着，只要我们一直以心灵而不是以头脑和耶稣谈我们的经验，便不会有什么经验能把我们压倒，而夺去我们的自由。

不少人在祈祷中犯这样的错误：动不动便把心灵的活动转移到脑子里去。我们努力思考问题，努力解答问题，想从中找出道理来。当我们这样做时，便失去了与耶稣的“心灵的接触”，也失去了信仰的活力。我们被思想上的问题重重包围，例如去思索：“爱人的天主怎能容许这样的苦难？”我们发现自己老是绕着这些问题团团转，再也不得安宁。这是因为极大多数与生命有关的问题并非从头脑里来，而是从心灵发出的。心灵才是我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唯一能使我们重获自由和平安的办法，便是回到我们的心灵，并向耶稣倾吐我们心中

所有的一切。这样做,并不保证我们的痛苦或问题必会一扫而空,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必能恢复心灵的自由。

命名与接纳

若要把我们心中的一切诉诸耶稣,我们得先意识到我们的情感,加以命名并予以接纳。拒绝我们的感受,并把感受看成是不好的、消极的,这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有人说:“我不喜欢嫉妒、愤怒、忧愁、怨恨等感受。”这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不论我们以什么方式拒绝我们的感受,我们自身就起了内战,内战使得我们失去了大量情感方面的活力,我们自然会不断地感到疲倦。同时我们把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别人身上。

“夫妇恳谈会”的会员们说:“天主不造便宜货”;圣经也记载:“天主看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好。”天主造就了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感觉也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它们都是好的。我们所有的感觉都与生命有关,它们是生命的推动力。但是可能有,而且也确实有下面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当这些和生命有关的推动力进入我们的意识内时,却被加上了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文化背景的包袱,或加上了罪恶的残余;于是当我们觉察到它们时,它们已带上消极及敌对的面具了。那时,我们便把感觉视为敌人而加以拒绝,于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就与另一部分开始进行斗争。然而,如果我们给感觉足够的空间,并透过罩在它上面的假面具而看到感觉的真面目,我们就会常常把感觉当做朋友。这样,我们将找到生命和活力的源泉。

我们的感受在许多方面就像小孩一样，如果我们加以压制，或不予理睬，它们就可能吵闹、捣蛋。我们若加以重视，给予所期望的自由，它们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一部分。我特别敬爱的总主教有一次对我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他的朋友——一位修女，为堂区的小学生排演“圣诞剧”的事。有个小男孩想演圣若瑟，但修女却叫他演旅店主人。演出那夜，堂区的礼堂坐满了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家长和热心的教友。“玛利亚”和“若瑟”出现在舞台上，“若瑟”去敲旅店的门。一个小孩的尖嗓子问道：“谁啊？”回答是：“若瑟和玛利亚。”于是小店主开门探出头来，他对玛利亚说：“你可以进来。”接着他闹情绪地对若瑟说：“你给我滚！”我们的感受真像小孩一样，友善相待，它们就能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一旦感觉受到压制，迟早会爆发问题的。

有关感受的神学

当我们投身于生活的某个领域时，在自我投入的同时就伴随着情感上的鼓励。自我投入的三个最普通领域是：我们的自我价值、他人的自我价值（爱人如己）、我们的工作（此词的含意甚广）。

如果自我投入的目标朦胧不清或消失了，我们因见不到目标，伴随着情感上的鼓励也就会撤回和衰竭。比如有人批评我，抹煞我的自我价值，于是我情感上的鼓励就消退，觉得自己空空如也。若我所爱的人死了，因我所爱的对象在我面前消失，我情感上的鼓励也便随之而衰竭，于是我感到空虚。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我肯接受空虚的感觉(这是失落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延,情感上的鼓励会自然而然地再昂扬起来,我就能再一次自我投入。其实这就是对逾越奥迹的体会:我若接受死亡,我也将复活。

由死亡至复活的自然进程,所以会屡屡发生阻塞,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已的感觉加以批判之故。例如,我投身于一项计划,计划失败了,我就对自己说:“我觉得自己真没用。”“没用”并非是一种感受,而是对价值的批判。我若批判我的感受,我就会拒绝这感受,而把它拒之门外,不给它由死亡至复活自然演进的余地。结果,感觉就阻塞不通,只有另找出路,渗入生活的其他领域。每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败,重复说:“我觉得自己真没用”,无用的“感觉”就进一步加深而且愈来愈猖獗。为使生命重新活跃起来,我先要为感受正名,给它生存的天地,让它由空虚返回生命。

由信仰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承认空虚、失落等感受的存在,就能体会到心中的空。这深不可测的空,其实并非真正的空无所有,而是我们对“至善天主”的渴望。这是在现世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对个别事物的失落感到痛苦和空虚,实际上就是体会并表达对天主的渴望。

事实上,耶稣以自己的死亡和复活证实人心对天主的渴望,这一渴望是必然会产生。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对每个人的生命是一种启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韵律,因渴望天主而昂扬,但始终不能在现世生命中得到满足。人若拒绝接受死亡至复活过程中的痛苦,就是扑灭我们对天主的渴望,同时也是扑灭我们对生活的渴望;所以,怕死其实就是怕生。我们若不

能拥抱死亡,就不能拥抱生命。若是这样,我们将虚度日子,只是活着而已,或半死不活地活着。

与“消极的”感受为友

如何积极地对待“消极的”感受和情况,在此特别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

·**愤怒** 如果有人欺骗我,或不公正地批评我,我就感到愤怒。这种愤怒的萌发是十分有益,也是健康的。它是情感活力的涌现,有助于恢复并重建我们的价值感、真理感,以及正义感。我以整个的身心反抗我见到的不正义。“不!那是不对的!那不是真的!那样做不公正!”我发出愤怒,其使命是恢复我的价值感,而正是价值感能给我感性上的力量,鼓励我去那样做。

可是我的愤怒若外溢而波及他人,我就是在攻击他人的自我价值。愤怒所担负的使命并非是摧毁他人,而是恢复自我。愤怒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与一系列虚伪的价值,如骄傲、自私、虚荣等结合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愤怒对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来说,便具有破坏性,因为与愤怒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伪价值”都是相反生命的。为维护那些伪价值就得牺牲他人作为代价。

·**怨恨** 当我们享受不到那些我们自以为有特权享有的好处时,我们便心生怨恨,我们老是感到少了人们的感谢或知恩。失去或错失某些好处,会让人产生失落感;但我们若接受失落的痛苦,任其发展,它会带给人新生命和自由。我们若拒

不接受失落的痛苦,而只见到他人的忘恩负义或无动于衷,那么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们所受的痛苦上,而是集中在别人“不公正”的行为上。这样,由死亡至复活的自然进程,也就被堵塞了;因为我们不给它应有的空间和重视,让它进展。

怨恨为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真正讯息是:我们正在体验一种值得感激的失落的痛苦。我们若接受痛苦的自然演变过程,那么它会使我们回到更丰富的生命,并使我们以自由和慈悲,与那些曾伤害过我们的人和睦相处。这是极大的恩宠。看待他人最真实的态度,就是以天主的态度去看待他人;而天主是以慈悲的目光看待我们每个人的。

·**孤独** 孤独的感觉为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讯息是:我们的心是为爱和友谊而被造的,在没有爱和友谊时,我们就有隔阂感和失落感。这一基本讯息是个佳音,大有益于我们了解和体会我们有一颗宽大的心;我们若接受由这颗宏大的心所带来的痛苦,我们的心还会进一步成长扩大呢!

·**羡慕** 羡慕所隐含在生命中的原动力是:见到他人的特长时,我们自己的情感也被提升了,我们也想起自己的特长。然而,由于童年经验的影响,这原动力可能背上包袱;因此,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长处时,就像在我们自己身上缺少什么似的。例如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小时候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利是个好孩子,爸爸、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为什么你不像比利那样?”当我们听到别人这样说时,内心会有以下的反应:听到他人的长处时所提升的情感,被反抗的感觉完全压抑住了。于是,两种体验——听到别人的长处、听到自己被贬抑——在我们内遇合,我们就背上了包袱。当我们感到羡慕他人时,若要

卸下包袱，唯一的方法便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人的长处上；感谢耶稣赐给他那样的长处，同时也感谢耶稣赐给我长处。这样，我们心中那被提升的情感便恢复过来，重新占有失去的阵地。

·嫉妒 绿眼睛的嫉妒鬼是较复杂的。仔细分析起来，它似乎是由两种互相矛盾的情感和一种愿望结合而成的。当我们见到他人的美好，以及他们把自己的美好与人们分享时，我们的情感也被提升了，这便是嫉妒带给生命的原动力。但这生命的动力借着“愿望”的名义，背上了邪恶的包袱：“我愿这些美善都是为我一个人的。”此时占有欲掩盖了当初趋向赞美和感谢的那原动力。见到我们的朋友把他们的美善和爱情分享给其他的人时，我们就嫉妒，而且痛苦万分。如果我们任其发作，势必酿成大祸；如果我们与之抗争，它并不消逝无踪。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让我们回到嫉妒对生命所提供的原动力中，即在见到朋友的美好，在他们与人分享这美好时，提升自己的情感。接着，我们承认自己的占有欲（愿望）及其后果。我们若背负了一心一意想要占有另一个人的美善的包袱，就会在见到这人把他的美善分享给其他人时，感到失落和死一样的难过。我们承认我们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觉——即在见到他人的美好，和他把这美好与我们分享时情感的提升，以及在见到他把这美好与其他人分享时情感的“下沉”。难怪那时我们心里会乱作一团！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想占有别人美善的这个愿望；我们为它命名为：一种被扭曲了的愿望、一种有罪的并且反对生命的愿望。我们可以跟耶稣谈谈这种感受，但并不是请求他治疗我们的感受，因为感受根本是好的，是天生的。问题不在我们的

感受,而在我们想要独占一切。我们请求耶稣治疗我们这想独占一切的愿望,好使我们能自由地、怀着敬意地去爱、去渴望,就像圣保禄在祈祷中所说:“……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弗 3:16-17)

关系中的阴暗面

一、罪

圣依纳爵《神操》中所谓的罪

圣依纳爵视罪恶为冒犯至尊天主的爱与善的行为。它是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之外,另寻生命和意义。犯罪是由于我们的“偏情”。我们的心变化无常,常叫耶稣在一旁“等着”,结果他和我们的关系对我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力,或者根本不起作用。这样,我们向他献的愿都是浮而不实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也都是毫无生气的。我们的心偏离了正途,放错了位置。尽管如此,依纳爵会对症下药,他用想象、感觉、动情的方法来拉拢我们的心,希望我们的心重新放对位置,而留住在那里。

当我们怀着热情与人接近时,就容易与人保持关系,因为我们积极地、直接地把我们的想象、感情、感觉投入其中。圣依纳爵默想罪恶的目的是为了治愈我们的情感,除去其尘垢和包袱,好使我们积极地与耶稣心心相印。这整个过程是透过想象、情感,而慢慢进入我们心中的。

依纳爵在默想中十分强调对比。一开始他叫我们正视宇宙层面上的罪恶:有些天使选择了离弃天主,他们立即与天主

断绝关系。而我们每一个人也作了与这些天使类似的选择,但还存留在世上。接着我们再看世界层面上的罪恶:亚当和厄娃违背天主,他们立即体验到没有天主的生活。我们每人也作了类似的选择,但仍活在世上。接着我们再看个人犯罪的例子:例如撒慕尔纪下第十三章的阿默农,犯罪后,他立即尝到了他所作的选择的后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犯罪时也作了类似的选择,但每次我们都从所作的选择的后果中得到拯救。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与我们之间的对比。在以上所举的实例中,当事人都尝到了所作的选择的后果,但我们却蒙受拯救,因为每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站在我们和我们所作的选择的后果之间。

爱,是奥秘;罪,也是奥秘。我们只有对爱的奥秘有所了解,才能对罪的奥秘有所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把这两个奥秘连结在一起了。依纳爵这样说:“看,在宇宙层面上、世界层面上、个人层面上,无不充斥罪恶。在我自己身上也一样,在那些层面上罪恶造成可怕的毁坏,只是没有把我毁掉。为什么?看看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之主——耶稣,就能知道其中底蕴。”

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拯救我们每个人?这是个关键问题。我们可以多种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乐于提出下面的这种方式:

如今,人们愈来愈把这个世界称作“地球村”。这种把宇宙整体视为一个有机体的看法,其基础是:天地万物均出自天主的创造。由于罪恶,宇宙整体千疮百孔,天地万物的心脏出了毛病,大动脉堵塞不畅。爱和生命之流变细,长此下去,必将干

涸。

天主圣三怀着无限的爱和慈悲俯视这惨状，决定有所行动，便派遣圣三的第二位进入这混乱的世界，为它移植一颗心。这说法并不夸张。天主圣三把天地万物有病的心取出，换上新的——神圣的心、耶稣的心。“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净化你们，使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则 36:25-26)

然而，把心移植给别人，意味着给出心的那位将死去，并舍弃一切，连生命也在内。耶稣正是这样做的：“他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抑自己，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 2:7-8)耶稣空虚自己，为使天地万物有一颗新心，一颗充满爱和生命的心。十字架的真谛便是——耶稣以自己的死，使他的心成为天地万物的新心。

不管怎样，耶稣从死亡中复活，复活时他并没有收回他的心；确切地说，他就以天地万物之心为心，天地万物之心与耶稣的心现在合一了。圣保禄告诉我们：“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哥 1:17)耶稣临在整个世界，他的爱和生命从万有中流溢出，击退罪恶潮流。耶稣若不曾死亡，天地万物之心终将完全败坏腐烂，并腐蚀每一事物、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罪恶的洪流将横行无阻，淹没所有的人。为此，我们每个人要从内心深处对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感谢你从罪恶的蹂躏下拯救了我。”罪恶是个大奥秘，只有透过瞻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真实的含意。

扭曲罪恶

我很小就进了幼儿园。我们的许多活动之一便是画画。我没有绘画天才，也记不得曾画过什么，我只记得我渐渐喜爱起一支小画笔来了。沃德豪斯(P.G.Wodehouse)在谈到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时这样说：“你若了解遁世者这个名词的意义，那你就可以称他为一位遁世者。”如果我小小年纪也懂得“入迷”这个名词，我可以说，我已对画笔入迷了。于是，我便去偷那支画笔。我计划得很周到，那时我才三周岁，就把那支笔偷走了！江洋大盗与我相比，也得自叹不如。

我注意到大人们对画笔并不特别关心。我们用完笔，就在一旁排队，背对着大人，把画笔放进一个大笔筒内。挨到我时，我并没有把画笔放进筒里，而是让它滑进我的外衣。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大人们好愚蠢，竟然完全不知道发生在他们眼睛底下的事。接下来我们便休息，大家都躺在草席上，而且要设法入睡。这时要把外衣里的画笔装进裤子的小口袋中是挺困难的。我躺在草席上佯装入睡，然后把画笔转移到裤袋里。余下的时间，为了怕人发现，我便很不舒服地压住裤袋睡觉。最后，我带着胜利品凯旋回家。

虽然时隔那么久，我还能回忆起我对自己行为的好坏所作的评判。我知道大人们并不真正在乎那些画笔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些小孩。我知道，我若问他们要，他们一定会说：“好，拿一支去吧！”

后来，我进了小学，学习教理，在我准备初次告解和初领

圣体时,我知道什么是偷东西。我在告解时,按例总要告明曾偷过一支画笔。听告解的神父会说:“你最好归还那支画笔。”我说:“好的,神父,但我不知道归还给谁。”神父说:“尽量想办法归还就是了。”就这样,我下次去办告解时,又再告明我偷了画笔。

过了六十年,回头再看看这件事,我觉得现在的看法完全不同了。犯罪的感觉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惊奇。一个三岁的小孩已那么灵巧,那么有办法,竟然把那支笔弄到手。我还有点儿认为天主我亲爱的天父对我那捣蛋行为也会一笑置之,而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在耐心等我前去投入他的怀抱。

如果我们对天主的概念出了问题,我们会把罪扭曲了,而走向两个极端:或是不把罪当一回事,不去认真对待;或者另趋极端,觉得到处有罪。罪恶是最忽视不得的,因为它能彻底破坏我们的一切关系。一旦我们陷于罪恶之中,我们就更加看不清了,因为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诚实生活;我们竭力不让事实的真相彰显;我们文过饰非,拒不认罪。那时,我们真的成了司各脱·佩克(Scott Peck)笔下的“撒谎者”。

认识罪恶,是一个喜讯

有一则叫我喜爱的故事,主角是某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她在事业上十分成功,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她回答道:“每当我觉得有一位同仁难以相处时,我就给这人一点颜色看看;而当我觉得所有的同仁都难以相处时,我就给我自己一点颜色瞧瞧!”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知道并承认自己的罪,真是个喜讯。这可能是件痛苦的事,但却最能使我们认清我们肩上长久以来的包袱——那些与生命作对的阻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生命,深深地体验到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命和自由。

二、论受阻

关系受阻

近年来我读到一本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关系”的意义的书，那便是阿里埃·高陶·莱内的《愤怒之舞》(The Dance of Anger)。我若没有理解错，书中的主题是：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受阻时，责怪人、力图去改变人，也许只会使事情更僵。因为那样做只是让我们的情感往死胡同里钻而白白费劲，我们只有把情感引向自己，在改变自己方面使劲才有出路；因为当我们与人的关系受阻时，我们能改变的人只有自己而非他人。

作者的这种思想，我们觉得并不陌生，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上一章所引用过的圣保禄致斐理伯人书信中的话：“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斐 2:5-7)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是：当天主圣三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因人类的罪恶受阻时，天主圣三并不责怪我们，或力图改变我们。恰好相反，天主圣三把“关系受阻时，唯一要改变的是自己”这一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所以天主圣三彻底实践“改变”的真义，使天主第二

位降生成人。

关系受阻产生的副作用之一，便是我们与他人之间没有生命和情感的交流，结果我们情感的活力憋在里面，造成情感的超负荷。由情感的超负荷所形成的烦恼会影响到我们与所有其他事物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内在的情感负担一直憋在心里；迟早，我们会把它们发泄到别人身上。发泄重担，只是使人暂时感到轻松，而并不使人充满生命的活力。当我们把重担倾泻给别人时，并没有和人建立真正的关系；没有真正关系，生命也就无法流溢。只有当我们重新检查彼此的关系是如何受阻的，以及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以恢复关系，才能进入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命之中。这样，我们与他人之间情感上的活力和生命之流动，才能畅通无阻。在此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责怪人，批评人是枉费心机的。我们真正该操心的，是如何才能使我们自己改变，因为他人的行为不是我们管得到的。

关系之所以会受阻，理由之一是我们贬抑了自我。如果我们不把真正的自我——内在的我，投到关系中，与人真诚地建立关系，那么我们与人的关系必然会发生障碍。我们可能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贬抑自我；或是没有把足够的自我投入关系中，以致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或是把过多的自我投入到关系中，这样我们不仅对自己负责，而且也对别人负起责任来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足够的自我投入关系之中？在探讨这问题之前，最好先认清什么是自我的价值。自我的价值是我生命中最基本的一点，我之所以为我端赖于此。我们若不清楚我们的生命来自何方，不清楚生命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也就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这样我就很容易在关系中失去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自我价值是极为重要,是绝对不可转让的。一旦我们对自我的价值有更明确的概念,对我们之所以为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就能把真我投到我们的关系之中。

以下记号显示出我们把真我投入关系中,并努力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真理的层次上:

- 我们已开始能分出“爱别人”和“讨好别人”之间的不同。
- 面对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只准备说出我们的想法,而不想去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 在某种情况下,若我们觉得不愉快,我们愿意告诉别人;我们既不为这不愉快的情绪而怪罪他人,亦不为他人担负责任。
- 我们开始意识到“妥协”和“牺牲”之间的区别。妥协,会留下怨恨或愤怒的不舒服感,或二者兼而有之,因为妥协并不出于自由。牺牲,会带来生命和光明,因为出于自由,并对所从事的事具有信心。

以下的记号显示出,我们把过多的自我投入到关系之中:

- 当他人不随我们的意见时,我们感到愤怒,并独自一人怏怏不乐。
- 我们十分在意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期望他人也同样予以重视。
- 受人误解时,我们就会感到难受,并责备他人。
- 我们打算为了“小我”而放弃“大我”。

唯一我们该为之负责的人,便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对”他人负责,而不是“为”他人担负责任。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与人建立关系,但不以牺牲真我为代价;拥有自我,但不以牺牲

他人为代价。我们情感的动力,最好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不是用来影响他人。这让我们想到圣保禄宗徒的祈祷:“……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弗 3:16-17)。无疑地,我们若认真地祈求耶稣“在我们心内搭他的帐棚”,那么他将跟我们的真我一起出现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控告和责备

在圣经上撒殛被称为“控告者”。我们在《默示录》中读到:“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他们赖羔羊的血战胜了他。”(默 12:10-11)这里引出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控告人、责备人时,是否正在做魔鬼的事?这虽是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但值得正视。

天主可曾控告或责备我们?一定没有。他无条件地爱我们,而且常常宽恕我们。他的圣神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见到自己所犯的罪,并且自认自承。一旦我们承认我们犯了罪,他就宽恕我们。说自己犯了罪,就是承认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根本、最绝对的真实;那时,耶稣就会恢复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控告或责备他人时,我们对他们加以判断,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可是天主并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不判断我们,确切地说,是圣神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不对的事加以判别。

什么是控告自己?在早先的年代,有人教导我们说,在办

告解时,要这样开始:“神父,请你降福我!我犯了罪,我告我自己……”现在,我比以前更懂得告解圣事的效力和需要,但我怀疑“我告我自己……”的态度,是否够健康?教会在这方面所强调的是:天主是圣善的,我们不断需要他爱的怜悯。这强调显然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愈谦抑自己、愈降低自己的尊严,就愈举扬天主的光荣。这原则失之偏颇!事实上,天主,我们亲爱的天父,从来不会贬损自己的儿女以显示自己的尊严,就是天下父母也绝不会如此!天主显示尊严、得到光荣只在于我们——他的儿女——真诚地、主动地向他承认:“我犯了罪,有负于你的恩赐。你如此爱我,从未收回你的恩赐。我相信你的爱可使我再一次体会并喜乐于成为你儿女的尊荣。”在告解圣事中控告自己的罪,有贬低自己的含意;但告解圣事的全部意义,却在于提高自己,恢复我们的尊贵地位。

至于我们与他人关系又怎样呢?控告或责备他人是正当的吗?是否在做魔鬼的事?“面对”他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人的影响,一定是正当的,往往也是必须的,但这与控告或责备他人完全是两回事。当我们“面对”他人的行为时,我们是在提醒他们注意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他们能不受障碍,看清事物的真相。我们什么也不强加于他们身上,绝不让自己的心事干扰他们,也绝不闯进他们的天地。

但是,当我们控告或责备他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提醒他们注意他们的行为,而是叫他们知道“不该”那么做。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面对”他人,是从外在看他们的行为;而控告或责备他人,则是未经邀请,就从内在去注视他们的行为。那时,我们闯进他们的天地,越俎代庖当起他

们的良心来了。这样,就把人们搅得乱糟糟、昏沉沉;人们就很自然地要把我们推出去,以恢复他们原来的天地。看来,控告人和责备人是魔鬼的勾当,而不是耶稣的事工。

成 癮

日拉德·梅在他最富有启发性的书《成瘾与圣宠》(Addiction and Grace)中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很容易被误导,认为人们的癖好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如酒精、毒品、尼古丁。事实上,我们几乎无所不迷,无所不癖,迷于日常公事,迷于独有的自我形象,甚至迷于虚假的天主形象,入迷之种类,不胜枚举。作者特提出识别癖好的五个标记:

- 容受度:愈要愈多,永不满足。
- 成瘾症候:得不到所需的“剂量”,就紧张、烦躁不安。
- 意志分裂:想改,但非常难改;所作的选择只有一种,便是妥协。
- 自欺:不敢正视自己的癖好,而自圆其说。
- 着迷:上瘾时,其他事都得放下,因为那时所要的只有那一样。

诚如我在上面所说的,我们可能迷于虚假的天主形象。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在谈到运作中的天主形象时,曾指出第一种形象是:“若我好,天主爱我;若我不好,天主罚我。”而这种形象可以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现在我想以“成瘾”的观点来探索一下这种虚假的天主形象。一旦我们看清它已成为我们的癖好,知道它如何侵袭我们,我们就会采取一些行动

来对付它。但我们必须认清,唯有圣宠能把我们从癖好中解救出来。

我们如果已经沉迷于虚假的天主形象,认为“若我好,天主爱我;若我不好,天主罚我”,那么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就会有一种沉迷的状态,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只有当我符合他人的期望并受人赞许时,才能与人有良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天主形象使人更深地沉迷于他人的赞许中,而这可以从以下的记号中显示出来:

- **容受度**:我无论受到多少赞许,总是不能满足,仍然不断地追求。
- **成瘾症候**:如有人批评我,或不赞成我,我就难受;只有重新得到人们的赞许,至少发现有人同情并赞成我,这难受才能纾解。
- **意志分裂**:我的行为准则只看他人如何反应,而不确信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
- **自欺**:我告诉自己,与人保持和好是最重要的;而最好的办法,便是按照他人所赞许的方式去做。
- **着迷**:如果有九人称赞我,只有一个批评我,我心中所想的只是那一人的批评。这就像唐·麦克莱恩(Don McLean)所唱的:“小宝贝,人人都爱我,可是你呢?”

在第二种运作的天主形象中,我们不肯当接受者,而是按照自己虚构的天主形象去与人相处,即沉迷于操纵别人。这也可以由以下的标记显示出来:

- **容受度**:我们把期望寄托在他人身上,他们满足我们时,便报答他们;我们以此鼓励他们不断地满足我们的要求。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成瘾症候**:当人们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时,我们便责罚他们;我们与他们断绝关系,不再亲近他们。

·**意志分裂**:理论上,我们尊重他人的尊严和自由;但在实际上,只要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不那样。

·**自欺**:如果人们冒犯我们,他们必须先道歉,我们才能宽恕他们。我们甚至认为,只有当我们向天主说对不起时,天主才会宽恕!

·**着迷**: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只想到他人的行为多么不好;而只有在我们重新操纵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能恢复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不论是沉沦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虚假的天主形象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癖好,并且归向耶稣或天父。耶稣不要我们沉迷于人们的赞许,因为这样会产生恐惧和忧虑,并使我们与天父——以其无条件的爱治愈我们并使我们自由的那一位——的关系晦暗不明。耶稣也不要我们沉迷于操纵他人,因为这样会模糊我们对奥秘的认识,而损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天父以其无条件的爱爱了我们,而不操纵我们;不管我们向他表示懊悔与否,天主始终对我们倾注怜悯和宽恕。我们对他表示忏悔,只是表示我们接受天父时时刻刻准备赐给我们的怜悯和宽恕。

认识到沉迷,是一个喜讯,因为有了认识才能采取行动。耶稣一直在向我们指示通往天父的道路,而天父的爱大于我们的心。

强迫性行为

人人都有强迫性行为！在我们每人的身上，都有身不由己的强迫性行为。这种强迫性行为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并掌握它们时，才能转化为赋予生命的力量和活动。人在运用“理性”前，早在幼年时就有这些强迫性行为。这些行动方式给我们活力或消除紧张。

强迫性行为从何而来？我们都生在一个被罪恶所损坏的世界上，而这罪恶、这“奴隶身份”已渗透到我们的内在，同样也渗透到周围人们的生活中。这就是说，即使在最温馨的家庭中，也没有一人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一人的爱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还是个幼小的孩子时，多少都会有所失落，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对此失落采取补偿的方法。所以强迫性行为是在不知不觉中所采取的补偿损失的手段。

一般而言，强迫性行为有两类：一类驱使我们并给我们力量去实行某事，如摆脱困境，帮助他人或进行某项重大计划；另一类驱使我们避免不愉快的情绪或处境，如恐惧、忧愁、痛苦、脆弱。当我们做一件事时，由于未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动机，以至于实际上所做的是在求得补偿以满足自己而已，那么这便是受强迫力的驱使而行事。当我们在求得补偿时，我们总是感到不满足，这便是自由度不够的标记；而自由度不够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推动”我们的力量，我们若不清楚实际上推动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

自由,至少可以说是受到了损害。

强迫性行为的坏处在于它使我们在行动和与人来往时失去自由。一旦行动和来往失去自由,我们便会感到有所失落而痛苦不堪,于是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命就无法实现。强迫性行为的好处则在于一旦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救赎之恩的需要,意识到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找到医治我们的爱。“不知痛者,焉能医病”,换言之,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上的强迫性行为,而归向耶稣,我们便会迈向自由之旅。诚然,人的情况并非那样单纯,强迫性行为与自由往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自由的旅程,始于我们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强迫性行为,以至于愿让耶稣所恩赐的自由统摄这些行为。这旅程永无止境,直到在天上与天主面面对为止。

强迫性行为的一般标记是:我们做事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一成不变,而我们的行为——都可预料。一成不变,因为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因为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的动机。强迫性行为的进一步症状是:即使紧张消除,却不能带来平安。因为,所谓消除紧张,只是改变当前的心境而已,其余的什么也没改变;待那种心情再次恢复时,紧张仍然如故。平安则不然,它不仅是心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心态的改变,所以不论我们处在何种心境中,平安始终常在。简言之,紧张的消除,只是某种心境的暂时解除;平安的来到,却是进入心内,留驻心头。

为了验证我们的行动是否是强迫性的,只须简单地自问:我所做的是促进还是恶化人际关系?是加深还是破坏我与他

人的联系？是否使我充满活力，以慈善的目光看待人？还是让我怀着恐惧或好胜心与人交往？

诚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强迫性行为可能和自由糅合在一起，它们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是感受得到的；但只是在我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时，我们才能自由地作一个抉择，走上迈向自由的道路。当我们所采取的积极选择——爱、自由、慈悲——愈来愈占优势时，强迫性行为愈来愈式微；这样我们便开始体会到圣保禄所说的“天主子女光荣的自由”。

除去“眼罩”

1968年我被调到墨尔本的耶稣会会院，那时教宗保禄六世的《人类生命》(Humanæ Vitæ)通谕才发表不久。这通谕引起教内外一片反应，不少人——其中也有司铎，在传媒中纷纷发表了意见，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一天，我正好在修女院中举行弥撒，弥撒后修女们热情地留我用早餐，我答应了。在那年代，神父总是独自一人在室内用早餐。一位爱尔兰修女把早餐端了进来，放下盘子时说：“早安！神父，要忠于信仰！”我告诉她在思想上我已作好这样的准备。她又说：“身为奥沙利文(OSullivan)家族的人，千万别做出有辱于祖先的事。”当她走向门口时，我对她说：“修女，这不容易呀！我的曾祖父因谋杀而被判死刑。”她转过身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这是每个教师所企盼的眼神，她说：“啊！真的吗？”“嗯，”我回答，“那时他在英国军队里，他袭击他的司令官。”她听了之后脸上露出宽容的微笑说：“那可不一样！您知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道有些英国佬是挺惹人厌的！”

通常，我们在观看事物和与人往来上，都戴上我们自己的“眼罩”。在此，我想提一下我们易于戴上“眼罩”，以致无法较自由和坦率地与人往来的三个生活领域：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有些最基本的恩赐只从天主而来，例如深刻的安全感、信任感、自我价值感等。他人能唤醒我们身上蒙受的这些恩宠，同样也能摧残它们。但是，容我再说一遍，这些恩赐只有天父能给我们，因为它们都是最基本的，来自我们与天父的独特关系，并且是我们所渴望的。只要我们把渴望转向天主，必然会得到所渴望的恩赐。不幸而时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努力地我们从与他人的关系和我们对物质的占有中，去“获取”这些唯有天主才能给的恩赐，结果呢？当然只有一场空。我们的安全感、信任感、自我价值感，只有扎根在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中才能久长。那些不断地从一种“亲密关系”转移到另一种“亲密关系”的人，就像那些积聚大量财富，而每夜充满恐惧的人一样。想从他人和财宝中得到唯有天主才能给的恩赐，真是缘木求鱼。

其次，不久前有一位妇女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痛苦关系时，曾这样说：“我可不打算让任何人白白地占据我的脑海！”她的话饱含智慧，令人深思。我们往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感受到痛苦，这时我们的注意力始终徘徊在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与他人的行为之间，我们在这二者中转来转去，结果被困在那里，无法摆脱。除非我们能逃脱别人的行为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才能脱困，才能除去“眼罩”看清他人。我若不再抓住他人所作所为的瑕疵，而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当前的感受上，同时

又把这感受与耶稣分担,我们便能恢复自由,并能渐渐培养出对他人的同情心。

第三,近来有许多活动鼓励人们进行小型聚会,在信仰的背景下分享彼此的生活体验。前几年我参加过这类的聚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在聚会中分享经验,为的是发现耶稣临在他们的生活中,而有的人分享经验,只是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而已。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他们和耶稣的经验是有进展过程的,所以他们的叙述随着经验的进展而不同。而后者,则千篇一律地重述老故事,所不同的仅是所用的词汇不同而已。所以,有些人开迈上了发现耶稣的旅程,而也有些人什么都摆脱了,就是不能摘除自己的“眼罩”。

兼谈炼狱

炼狱的道理是很有启发性的。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各种关系中,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命终将达到绝对的澄澈和全然的亲密。下一次,当你遇到某位你实在无法忍受的人时,不妨好好想一下:事实上,你得和此人共度永远的生命。只想让我们所喜爱的人进天堂,这种思想不仅显示心地狭窄,简直是假想臆测!天堂究竟是无限幸福的境界,还是永久仇恨的境界呢?

在永生,没有模棱两可或姑息变通,我们非作出最后而不可改变的抉择不可。谁也不愿在永生中选择永远的仇恨,每一个人都想选择永远的幸福。变仇恨为幸福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另外那一个人”能彻底地转变或被人转变过来。但我们是否

了悟到自己就是“另外那一个人”？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眼中的“另外那一个人”。这就是炼狱的道理，它提醒我们说，生命是要结束的，我们现在若作出抉择，让我们的一切关系都是绝对澄澈和全然亲密的，势必先要在我们自己身上作出相当彻底而且可能是很痛苦的转变。如果这些转变不发生在今世，必然会发生在跨入永生的门槛时。在永生中，我们所遇见的最厌恶、最可怕的人，将完全转化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而我们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现在，我们还来得及改变我们自己的情况！

从阴暗到光明

一、进入天国

“真实”是一种状态，它有外在及内在两个层面。若要活出耶稣所赐的圆满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得意识到这“真实”的内在及外在两层面。对这二者，我们若有所偏废或二者皆不顾，则注定要心烦意乱、是非混淆，甚至心神分裂。问题之关键在于我们要去碰触我们内在的“真实”、我们自己的真相，并在我们与他人和周遭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活出这真实。

荣格(Jung)告诉我们，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是救赎而非快乐。他的意思是说：圆满、充实的生命并非靠追求快乐而来，而是靠渐渐与自己心中的阴暗面——我们很想弃而不顾或予以否认的部分——为友，把它们带到光明面，并完全接纳它们而来。我们的心若支离破碎，永远不会有圆满的生命；只有整合的心，才能使生命臻于圆满。

救赎并非仅仅把我们保留在阴暗面的那些部分带到光明面并接受它们，而且还要向外伸展，投向四周的世界。投向那些被社会遗弃、否认，被世界留在阴暗中的人们，并且与他们联合在一起，陪同他们进入人类团体生活的主流之中。这便是救赎——天国的来临；正如耶稣和他的父是合一的一样，我是合一的，而我们也是合一的。所以，内外两方面的活动，必须整

合在一起。仅有内在活动,人会舒舒服服的,毫无生产力;仅有外在活动,便会形成权力之争,其结果不外乎权力地位的更换以及社会的衰退。

以名字呼唤

天父呼唤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有时我们会这样想:天父并不怎么留意每一个人,而是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当做“群众”看待。许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刚被祝圣的司铎时,特地去拜访我母亲就读过的学校的修女院,家人陪同我前往,其中包括我四岁的小侄女。当时,修女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避静神工,聚集了一百多位修女呢!在我还来不及知道这情况前,她们已在圣堂里排好队等着接受我的降福。当然,这是梵二以前的事了。

修女们列队,一一接受降福,之后,便向我的家人致意。她们来到我的小侄女前,每位修女都亲吻了她。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次拜访。我对小侄女说:“所有的修女都亲吻了你,你开心吗?”她两眼望着我,用那只有四岁的小女孩才有的声调十分可爱地说:“别再叫我想这事了,她们的亲吻都一个样!”

天父对待我们的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他用名字呼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名字都一一铭刻在他的手心里。他疼爱我们,完全被我们迷住了。我们无论再怎样认真对待我们自己,也没有像天父那样认真,但奇妙的是,他对此总不会感到厌倦!

天父信任我们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写了一部畅销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后来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影。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很别致,不像一般作者往往在故事背后对书中人物随意支配。在这小说的某一情节中,约翰·福尔斯问道:“故事中某位人物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以不知道来回答这问题。他说:“一旦你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人物就会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他又说:“作者多少有些像天主,让人们决定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对天主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他是允许自由存在的“自由”。这定义包含着多大的信任!天父信任我们,而他的忠信是永远常存的。“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弟后二 13)

信仰和绝望

信仰十分单纯,但也很难捉摸。在信仰与绝望之间有一微妙的分界。每当我们环顾世界,看到无辜者受压榨,到处有凶杀、仇恨,那么多孤苦伶仃的人陷入困境时,我们不得不在信仰与绝望之间作根本的抉择。圣体圣事使我们真正做出抉择,因为在圣体圣事中我们举行的是庆祝礼。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究竟在庆祝什么。我们只有这样回答:我们在圣体圣事中庆祝的是被人出卖、遭受失败、被人杀害。事实上,我们庆祝的是那个被人出卖、受尽折磨、遭人遗弃的人的死亡。不仅如此,我们

把这个人孤寂和失败中的死亡当做喜讯来庆祝，当做天下闻所未闻的最大喜讯来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样死去的这一个人复活了，他的死亡及复活成为生命的开端。这是生战胜死，真战胜伪，爱战胜恨的大胜利。

爱的转化力量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标示并保证：天父的爱能碰触到任何绝望和非正义的境况，并使之改变。伫立在十字架旁的圣母玛利亚知道这一点，她怀着信德和信心，全然交付一切。在我个人的经验中，最能教导我如何委顺于天父之爱，并道出天父之爱如何改变人的生命的人，是那些酒徒和吸毒者。我始终不能忘记有一个人曾对我这样说：“戒除一种瘾癖真是件难事，最后，只有那些找到了‘强而有力者’——愿意帮助人而且能帮助人者——才能戒绝。”接着他又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真正能找到的只有天主，我知道我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了。”

许多人总是对自己的过去忧心忡忡，但天父的爱连过去也能改变。有鉴于此，把物理上的时间和人性上的时间区分开来是十分有益的。物理上的时间反映过去的情况和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过去的事已经发生，它是始终不能取消的，连耶稣也不能取消，但人性上的时间却为它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幅度。就人性上的时间而言，即使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所做的某件事实，但我们常能改变它在我们当前生活中的意义。当我们记起生命中的每一时每一刻之时，过去的事情便能在我们当前

的生活中产生意义。我们不能改变事实,但常能改变意义。伯多禄背弃耶稣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伯多禄无法改变背弃耶稣的事实,但此后,背弃在他的生命中却意味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每当伯多禄回想起他的背弃时,他与耶稣之间的情谊就更加深入了,背弃已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天国建立在人性的弱点上

在举行感恩祭时,由于我们与耶稣合一且同他一起把自己交付给父,任凭天父安排,我们也开放自己,让天父爱的力量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发挥作用;所以,事实上,在感恩祭中我们也是在庆祝我们自己的死亡、被弃、软弱、限度以及失败。天父并不消除我们的软弱、失败、创伤,而是转化那些弱点和限度,为的是让他能在那些地方和我们相遇。天父并不拯救我们脱离那些弱点,而是透过那些弱点拯救我们。我们最终的限度便是死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有朝一日我们都必须死亡。耶稣并没有使自己免除死亡,而是透过死亡使自己得到解脱。他仍带着他的伤痕,但如今,这些伤已成为光荣的圣伤,已成为我们众人生命的泉源。我们每人也都带着自己的软弱、创伤和限度;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中,在感恩祭中庆祝它们,那么,它们将被转化(不是被取消)成生命的泉源,从而建立天国。

继续基督的使命

我们既是基督临在世界的标记,就要继续他的使命,建立他父的国——正义、仁爱、和平的国。这就是说,像基督一样,我们的全部生命就是在庆祝我们生存的基本真理:我们都是兄弟姊妹,都是同一位慈爱天父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生命中不能体现这端真理,我们的生命就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使命是建立天国,建立神国不仅意味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更在于我们以怎样的生活品质临于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中。我们要让世界因我们的临在而成为一个彼此真正相爱的地方!

你们可以是唯一的福音

教宗保禄六世曾对一个朝圣团说:“你们可以是供人阅读的最好福音。”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使我们想起旧约中某些先知们的情况,他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他们被派遣所要传报的那个信息。在欧瑟亚先知书的开始,天主对先知说:“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让她生淫乱的子女,因为此地淫乱放荡,背离了上主。”这并不是说,欧瑟亚在结婚时就一定知道她的妻子必将成为一个不贞的妻子;而是说,他要透过自己生命的悲剧,透过他自己的忠贞,来传达天主对自己百姓不变的爱及宽恕。

厄则克耳先知蒙天主召唤,告诉百姓将有充军巴比伦的大难临头,他自己的生活就反映出那不可避免的丧亡。“上主的

话传给我说：‘人子，看！我要把你眼中所喜悦的猝然夺去，但你不可哀悼，不可哭泣，不可流泪……’早晨我向百姓讲了这事，晚上我的妻子便死了，次日早晨我便照吩咐给我的做了。”（则 24:15-18）。

我们虽然没有像先知们那样戏剧化的经验，但也确实确实受到天主的召唤；他不仅要我们去传报福音，而且还要我们“成为”福音。我们每人都该看到在我们四周，多数人那么贫穷，而少数人那么富裕。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的能力要用到何处？让这个世界这样下去，还是设法改变它？”

救恩借着穷人而来

过去几年我一直住在一座避静院里，那座避静院结构复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面部分是一栋建于 1906 年的优美大楼，多年来它一直保持着幽雅的风格。我们的耶稣会会院和避静大楼连在一起，最近我们把它们整修一番，前来参观和做避静的人无不对这古老建筑的焕然一新及幽雅风格大加赞扬——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 是土耳其难民，约三十多岁，有两个小孩，他的妻子因严重车祸尚在 医院接受治疗。一位社会工作人员问我们能否给那位父亲和两个孩子行行方便，我们便请那男子前来，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在这之前我们已收留了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他们也是土耳其难民。因此，我很希望这位年轻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能到我们这里来，特别希望他们能认识那对夫妻。当我问他对我们这座幽雅的大楼以及整修如新的房子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有何感觉时,他回答道:“我走进这地方,就像走进了牢房。”他那发自内心、令人扫兴的回答,明显地告诉我,贫穷困苦的人看待、体验事物的方式与我们是有着根本的差别的。事实上,圣经不断传出这样的信息:“救恩借着穷人而来”。不错,救恩赐给每个人,但得透过穷苦人。

很久以前,有一大群希伯来奴隶受到埃及王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在悲惨无望时,呼求天主解救他们。天主听到了这些穷人的呼求,他派遣他的仆人梅瑟领导百姓脱离奴役进入自由。在以后的世代中,圣经一再传达这一信息:天主与穷苦贫困的人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在一位犹太少女身上,这个信息达到巅峰:“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因为玛利亚心中知道这一切,所以她大声宣扬。

我们若愿意成为穷苦的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彻底转变,因为耶稣对人和对事物的看法完全与世俗的看法相反。当以色列人出离埃及时,法郎是无上尊高的,梅瑟算什么;然而今日,若不是因为梅瑟,谁还会记得那个法郎呢!因此,结论很明显:要常常看清什么人、什么事物在天主眼中是重要的,而我们的生活多少必须与穷苦人的生活打成一片。

二、当今教会一瞥

我们必须热爱耶稣亲自建立的教会，才能真实有效地使天国发扬广大。然而，若我们对所热爱的对象茫然无知，我们便无从爱起。所以我们大有必要注视一下当今的教会，以期加深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从而爱之更真切。

早期的地方教会

谈早期的教会，更精确地说，是在谈早期地方教会。玛窦福音主要的写作对象，是当时皈依基督的犹太人所组成的教会，所以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显示耶稣真是旧约许诺的实现者。在玛窦福音中耶稣被描绘成“新梅瑟”，例如耶稣在山中圣训中颁布了新的规诫，与梅瑟在西乃山上接受的旧十诫形成强烈的对照。

路加则为皈依基督的外邦人写福音，他所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真的属于基督的教会？”所以在路加福音中特别强调外邦人的临在，那位在耶稣死时发出信德的百夫长，就是一个例证。

多元与变化

多元,曾是教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如此,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断地适应周围世界的变化,这可以反映在当时教会的生活和组织之中。上香,便是最好的例子。早期的基督徒一开始绝不会采用上香礼,因为它涉及异教徒的礼仪以及对罗马皇帝的膜拜。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旺起来,最后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上香愈来愈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由于基督宗教不断拓展,影响力也愈来愈大,特别是在罗马,已经明显地影响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异教徒的庙宇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物,逐渐变为基督徒的敬礼场所。罗马人的许多澡堂纷纷关闭,尽管池内仍然充满清水,但已无人相信能因此而“涤净生活”。形势后来发展到虔诚的基督徒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些毫无通风设备的建筑物内,由于原先没有考虑到会有那么多人,所以通风设备不够。在冬天,大家挤在一起还可忍受,但一到炎热的夏天,建筑物内的空气变得混浊时就难以忍受,而且也有害于虔诚的宗教气氛。教会为解决这一问题便引进了上香礼。有人也许会问,今日上香礼渐渐式微,这是否因为目前我们有先进的通风设备,又有各式各样的清洁剂和防臭剂呢?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教会内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发生在上一世纪。首先,在维

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统一意大利时,教会失去了现世的领土。教宗庇护九世反对这次事变,绝罚了这位意大利的新国王。约在一百年后,教宗保禄六世——一位真正伟大的教宗宣布说,失去现世国土实在是教会所蒙受的最大恩宠。教宗如此高瞻远瞩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也能从更宽广的背景去看事物。

教会虽然失去了现世的权力,然而却更重视精神方面的权力,这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后所宣布的“教宗的不可错误性”上表达无遗。梵一之后,教会便开始执行集中与统一的政策,而且得以全面落实,因为它与现代化传播工具的兴起是完全配合的。

随着时间的进展,传播工具愈来愈发展,这就有利于集中与统一政策的推行,其中最明显的效果之一,便是可以派遣有前途的修生前往罗马深造。所以那时期的主教都是从这些接受过罗马培育的神职人员中遴选出来的。澳大利亚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有未曾在罗马深造过的主教。

这个集中与统一的政策一直执行到梵二大公会议之前,所以我们这些在梵二会议之前成长的人,对教会就有一种特别的体验。我们都深切感到教会的独一无二性,既统一又划一;多少有点戒备森严,随时准备捍卫自己。这教会是立场坚定、黑白分明的,特别表现在重要的论题以及它对世界的态度上。

梵二大公会议的后果

梵二会议的结果是,集中与统一起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代,在教会历史中颇具代表性——是一个变化、改革、开拓新境界的时期。对降生于救赎奥迹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代有更深的洞察。而这一切在我们认识教会及期待教会的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光照,因为教会就是基督持续性地临在我们中间的奥迹。

降生与救赎

初访印度,为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到那里才一、二天,兰契城(Ranchi)的人都知道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耶稣会士。城里的街道拥挤不堪,喧喧闹闹的,在我看来,简直是混乱不堪,令人无法忍受!

陪同我的同会会士想必知道我有那样的感受,便利用我当时的感受讲出一番大道理来,他说:“降生的意义全在这里,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与这样的人不分彼此,他就是成了这样一个人!在冰河时期,仅有几个人在北部白茫茫的冰雪世界里,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了。他们以为基督降生成人时,只会想到他们这几个人,可是耶稣的眼界要比这辽阔得多。”我的同会弟兄当然说得棒极了。降生的意义就在于“天主与我们同在”,以爱和同情与混乱肮脏的人群完全打成一片。

圣经中的出谷纪可视为救赎的最好范本。出谷纪中的描

述,当然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追述的,而且也只有在那时,他们才有时间来反省实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在逃离埃及时,他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是天主一直在引导他们、解救他们。这么一大群人的迁移,势必是乱糟糟、闹哄哄的。走在前面的人,因有后面的人在推动,不得停止,而后面的人因见到埃及人追来,就不得不催促前面的人快走。前面的人并不很清楚他们已走到哪里,接着,他们来到海边,水让出一条路来,他们便穿越而过。那时候,孩子们一定乐坏了,可以捕鱼捉蟹!但对大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恶梦,还心有余悸呢!唉,真是乱作一团!但当那一切都过去后,百姓们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天主拯救了他们,在他们惊慌失措十分慌乱之时,忠信的天主始终与他们同在,悄悄地引导他们,温柔地、充满慈爱地拯救他们。

当我们对降生的意义以及出谷纪中的救赎范例作省思时,我们就不难明白耶稣所许诺的圆满生活,并不是要为我们除去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烦恼和窘困,而是在这烦恼和窘困中与我们在一起。他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是永远忠信,永远忍耐,永远怜悯的天主,他的名字就是“爱”。

降生,有助于我们了悟教会犹如基督在我们中间,继续完成他的救赎工程,因为教会是属神的,不断地前进,它为我们确保基督的临在,而且使我们与基督交往。但是教会也是属人的,它完全有人性的模糊和困惑,千百年来它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当我们看到教会在某一时期正在深入地探索它自身的意义和使命时,不必大惊小怪。梵二会议之后,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时期,而这正是梵二会议的成果。

梵二大公会议的恩宠

梵二会议之前,教会一直把自身塑造成一艘巨大的救恩方舟,这就好比当时诺厄的方舟,尽管罪恶的洪水汹涌澎湃,从四面八方方向方舟袭来,但是教会平息了风浪,因为它是救世的方舟。由于教会要发挥方舟的作用,所以对四周的罪恶一一加以痛斥。然而到了梵二会议期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对教会说出了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话:“让我们打开一些窗子,清扫一些积垢。”他还说教会是“常常需要改革的教会”(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不只需要更新,且需要改革。

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感召下,教会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过,看清教会所痛斥的阴暗和邪恶不仅存在教会外部,而且也存在教会内部,这便是梵二会议的浩大恩宠。由于教会对自己的罪过有所悔悟,一个崭新的时代便出现了。教会怀着同情和爱心以新的目光看待外面的世界,并以纯朴谦逊的精神,包含信心宣布:“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的喜悦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所有基督徒的喜悦与期望、愁苦与焦虑。”(《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教会的新形象

由于教会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便为自己塑造了新的形象。梵二会议把教会描述为救赎世界的圣事、天主的子民,以及旅途中的教会。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形象,但是有一个传统

的形象，我们是千万不能放弃的，那就是教会犹如基督的奥体。这一形象强调教会是活的身体，不断地在成长，而在基督内臻于圆满。圣奥斯定的话说得美妙绝伦：“待至时间告终，只有一个爱着自身的基督。”

教会在进展

教会犹如一个正在不断成长的身体，它在基督内臻于圆满。这一形象有助于说明我们今日的教会成长到什么阶段。我们若把教会视作一个活的身体，那么它必须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臻于圆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经过不同的成长时期而成为成年人。

人的成长过程是由婴孩至儿童，由儿童至青年，最后由青年至成人，在这些必须经过的阶段中，青年时期是最令人困惑而又最令人鼓舞的。当人在童年时，一切接受大人指点，大人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一到青年时期，青年人便开始对权威产生怀疑，开始争取主动，而负起责任来。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混乱、冲突与分裂的时期。青年阶段，有时可能是充满痛苦的，但一个人若要成长，就必须经过这个阶段，那是无法取消的。

容我大胆地指出，有关青年时期的这些描述，很适合于我们现阶段的这个教会。我们可以怀着敬意说，基督的奥体正遭受青年时期的苦痛，在这过程中，只有前进，不可后退。

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曾说：“我就是不喜欢属于任何一个准备把我当做其成员的集团。”今天教会面临不少问

扎根 增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作好准备,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教会的肢体。其实这个时代虽不乏痛苦和混乱,但仍然充满希望;而这希望是会实现的,只要我们继续热爱基督奥体,并信赖那位一直在指引我们的圣神。

跟随耶稣

一天比一天
见你更清，
爱你更亲，
随你更紧。

一、耶稣的奥秘

耶稣信任他的父

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前，便进入旷野四十昼夜，那时他遭逢了魔鬼。在旧约中，四十通常与盟约有关。洪水泛滥时，诺厄在方舟里度过了四十昼夜；洪水退后，天主与他订约，而以天上的彩虹为标记。梅瑟在与天主订约前，也在西乃山上度过四十昼夜。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耶稣在旷野里度过四十昼夜，显然在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盟约即将开始；而遭逢魔鬼又明白地显示这新约的价值非同小可，因为天父的国即将奠基。耶稣对付魔鬼的话，都引自申命纪，而申命纪所记载的正是以色列人民在旷野里的四十年历程。天主在那段时期内教导以色列人民“听他的话，并依靠他”；即要求他们借着信任天主，从天主汲取生命之源，来信守与他所订的盟约。耶稣留在旷野里，就表明他完全、绝对地信任他的父；他信赖父，依靠父而生活，以此作为订立新约的基础，而订立新约就是建立他父的国。这件事常常提醒我们，只有信任父以及依靠他而生活，我们才能切实有效地为天国工作。

耶稣的心

耶稣完全信任他的父,他的心是单一而纯净的。他可以毫无困难地把自己的心完全袒露。他在许多场合透露过他的心,特别是在山中圣训时。真福八端可说就是耶稣圣心的一个写照。真福八端启示我们,耶稣是如何看待事物,他心中所珍爱的是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事物。

耶稣的朋友

耶稣和那些强硬分子在一起,
耶稣唱他们所唱的歌。
他们说并不是没有钱;
他们又说他连一个小钱也没有。
我想我会成为耶稣的朋友,
在他那个时代。

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民谣歌手格伦·亚伯勒(Glen Yarborough)所唱的歌。他那流行小调多少唱出了耶稣与人交友的非凡本领,那帮人觉得他极有魅力。

耶稣用了不少时间教导群众,在他们饥饿时给他们吃的,而且治愈他们的疾病。当然,这样他便赢得他们的心。另外,他还把那些人们所瞧不起的人引领到身边来,并乐意与他们在一起,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孩子。他拒绝处罚那位在犯奸淫时被

捉住的妇女；他接受一位悔过自新的妓女真诚而感激的触摸；他表扬患血漏症的妇女的信德；他又在一个执意恳求的母亲面前，和善地让步，应允她的请求；他在门徒面前拥抱孩子，表示他对他们的喜爱，他也祝福他们，以他们作为进入他父的国的榜样。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群结队地来到他身边，因为他始终是欢迎他们的；他甚至跟他们一样过着流浪的生活。他就这样好心好意地恢复了人们的自由和尊严。

耶稣为何被处死？

耶稣是如此地为天父的临在所充满，以至于他将天父慈爱和怜悯的真面容彰显无遗。而这使犹太领导阶层有了难言之苦，因为他们统治百姓的基础开始动摇了。他们统治百姓最好的办法之一，便是以宗教的名义在百姓心中酝酿恐惧和罪恶感。犹太领导阶层极其成功地使生活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百姓，强烈感到洁净礼的需要。然而耶稣不仅用语言宣讲，而且透过他自己和门徒们的行为告诉百姓说，天主是慈爱的父亲；这样，他便以怜悯代替了原先的洁净礼（路 11:37—41），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和有罪的心理，并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与尊严。

犹太领导阶层知道，一旦百姓尝到尊严与自由的滋味，便不容易被统治了；于是他们对百姓说耶稣是附魔者和亵神者，然而群众还是跟随耶稣。最后犹太领导阶层便密谋处死他。他们希望除掉耶稣后，能够重新恢复势力，统治老百姓。

耶稣的痛苦

耶稣告诉百姓,天主是他们慈爱的父,而且是充满怜悯的。但犹太领导阶层却说他是亵神者,说他不认识天主,只有他们是认识天主的。他们想拘捕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认为,如果他的天主是真天主的话,这些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

但这一切即将临头,而这便是耶稣的极大痛苦。他知道如果他被钉死,那些因他而相信天主的百姓将因此丧失信德,他们的希望将破灭;而踌躇满志的犹太领导阶层,将使他所精心培育的群众溃败四散。他们以后还能相信他,并对他抱有希望吗?往厄玛乌去的两位门徒说“我们原指望他……”,这便是耶稣的痛苦。但他信任他的父信任到底。他在公开生活开始时,对他父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过,由于他在信任中彻底空虚自己,他的父就使他复活起来,成为生命之主和历史的主宰。

二、分辨

耶稣在世时，有时也要分辨何种方式最能表达他与父的关系，同样，在跟随耶稣时，我也得分辨我们与他的关系将引领我们至何方。耶稣一直在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他不放过我们生活中的一时一刻，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的一丝一毫。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在的情况，是至为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自由地成为我们自己，并能回应他深入的邀请。

不管怎样，谈论如何分辨我们内在的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的不同层面，因为分辨就为了弄清关系。分辨的焦点就在我们与耶稣(及天父)的关系上，而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真我与整合的基础；我是什么样的人，全看我与耶稣有什么关系。

自我的不同层面

我们可在不同层面上体会到自我。在身体方面，我有饥、渴、冷、热的感觉。这些感觉，虽然我们可以加以改变，如饿了可以吃，但基本上感觉本身不是由我们制造出来的。

我们还有情绪的层面，如喜乐、恐惧、愤怒等，这些情绪的

发生与否也不是由我们作主的，但多少与我们对某一事物的投入有关，比如我所喜爱的球队输了，我会感到悲伤。虽然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做到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去，但基本上情绪并不是能直接左右的。

此外，我们还有心情的层面。如果某一种心情基本上是属于生理方面的，例如病后的抑郁感，那么它是可以处理的。如果某一种心情不属于生理方面，它就可能有一部分是自然发生的，而另一部分是人为的。例如，抑郁感可能是愤怒在心中压抑而成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自然发生的（愤怒），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为的（压抑愤怒）。和上面的两个层面一样，我们虽然可以处理我们的心情，例如在人前公开发怒，但心情本身，还是不能由我们自己选择的。

最后，自我最深的层面便是我们的理智和心灵的交会处，亦即圣神在其中运作的地方。这便是自我整合的层面，在那里我们碰触到真我。当我们的理智、心灵与圣神协调一致时，我们便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舒畅，感到我们做得对，于是我们便接触到我们的真我，并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的理智和心灵没有居于其位，或与圣神不协调，那么我们便对我们的行动，或对我们的无所行动感到不安。由于我们没有活出我们的真我，生命就显得窒闷压抑。通常，我们就是在这最深的层面作分辨，因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就在此发挥作用。

分清自我的不同层面之所以重要，理由之一便是我们在使用“感觉”这两个字时，常常是很笼统的，根本没有分清它属于自我的哪个层面。比如，当我们说：“我觉得冷”、“我觉得愤怒”、“我觉得沮丧”、“我觉得焦虑”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

些感觉是属于不同的层面，而且不知道应在哪个层面上对它们加以辨识的话，那么一切就都混乱不堪了。

分辨的神学

耶稣是受造的中心。圣保禄曾说，上天下地的一切，总归于基督。这就是说，耶稣借着他的死亡、复活，与所有受造的人和事物连结在一起。透过圣洗圣事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这也就意味，我们借着加入基督的奥体，而与所有受造的人和事物连结在一起。当我们的信德萌芽，并意识到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时，就会加强和加深与他的连结。而当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时，我们也就活跃地与每个人、每一受造物连结在一起。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我们确实感到与人和万物连结在一起；我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浑身上下有全然的合适、轻松、平安之感。依纳爵把这种感觉称作“神慰”。这便是救赎的经验，我们体验到耶稣的救赎工程就是把所有的人、所有的食物都引向他。这种切身感受到的神慰，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活出了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我们也进入了真我的层面，并在这层面上与我们四周的世界连结在一起。

然而也有一些时刻，我们明确地感到被隔绝，依纳爵把它称作“神枯”。虽然耶稣已经胜利，已把万物引归于他，但我们还没有获得彻底的救赎。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与耶稣以及受造的万事万物完全连结在一起。

我们依然处在需要被救赎的境地。虽然耶稣已经战胜罪

恶,但我们还没有,所以我们有时感觉到需要被救赎。因此,神枯便是感觉到继续不断地需要耶稣,而这正是人性的基本需要。

神枯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就积极的一面而言,神枯的感受可能是我们在灵修上成长的标记。我们一向在祈祷中感到津津有味、充满神慰;突然之间,我们觉得仿佛置身在旷野之中。我们感到枯燥无味,与耶稣疏远,特别是在祈祷的时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透过祈祷,以及其他交往,已与耶稣建立起密切关系。当我们更进一步与他接近时,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便开向新的深度,但是我们尚未达到这深度。就在我们脱离了原先的层面,而尚未进入新的层面之际,我们自然会有被隔绝的感觉。于是我们觉得枯燥乏味,遭到隔离。但我们若能坚持下去,在想不到的时候,新的联系将出现,于是在与耶稣的来往中我们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与亲密。

这种特有的神枯经验,表示我们的爱已经成长到新的阶段。每当我们与耶稣的亲密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时,我们就会感到神枯——暂时缺少联系。在我们一生中,这样的情况可以一直发生,因为我们今生的爱绝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绝不可能说:“我已测量过了,我与耶稣的亲密关系不能再深了。”

神枯经验有助于我们意识到我们与耶稣的密切关系正在加深之中。神慰与神枯之间的往复,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密切关系之中;比如一对亲密的夫妻,有时也会感到彼此之间的疏远。他们愈相爱,也愈可能对他们关系中所呈现出的隔离及干枯感到枯燥、内疚;就像有些人在祈祷时感到枯燥乏味,而

觉得自己有罪似的。因此,了解这样的体验,认识到这是新的亲密关系的过渡阶段,是十分重要的。

神枯经验的消极一面,便是我们感到缺乏联系,因为事实上我们多少已经断绝了联系。不论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与耶稣和周围的人断绝联系,这些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拒绝或忽视任何一个能促使我们与别人建立关系的机会。无论何时,我们若因为怨恨他人,不肯宽恕他人,而与耶稣隔离,我们势必感到神枯,感到孤立,心中就会出现混乱不安的感觉,对自己、对一切,包括耶稣在内,都感到不满而痛苦万分。

一些实用的法则

神慰和神枯是神修上的用语,是以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为基本背景的。虽然如此,这方面的经验十分有助于我们在个人或团体的层面作决定。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决定是否要做某一件事时,我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我设想我决定做这件事,我让这想象进入我内。而我做此想象的时刻,是在我感到平静、安宁、无任何搅扰的感觉之时,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能注意到自己对这想象的反应。若我的这项行动,是我的真我投入我四周的世界,那么我的想象与我的实际情况相融合,我会体验到神慰。反之,如果不是我的真我投入这世界,那么我的想象与我的实况起冲突,我会有隔离、缺乏联系的神枯之感。

在团体的层面上,作决定的过程有些不同;因为此时焦点

不仅在于一项决定是否真正地切合这团体的实况，而更在于这团体中的每一成员是否彼此连结在一起，活出其实况。按我的经验，在团体的层面，需要奋斗的事情不是如何做出切合这团体实况的决定，而更是如何使团体中的成员彼此连结在一起，为这团体的真相实况而采取行动。如果团体中的某些成员没有连结在一起，那么团体将受挫，将体验到神枯。然而，一旦团体中所有成员连结在一起，则团体的真实状况将具体呈现，于是神慰将流溢，而团体的问题也就较易解决了。

善神与恶神的标记

依纳爵建议我们在两个领域中作分辨。首先，分辨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即分辨什么是我的真我（我与耶稣的真正关系），真正投入我四周的世界的行为。第二，分辨在我心中运作的不同神类，换言之，即辨明什么活动导致生命，什么活动导致死亡。依纳爵在这里并不论及魔鬼，他用的称呼是“我们人性的仇敌”。不管怎样，我们都明白邪恶的力量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导致生命和导致死亡的力量都在活动。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把上述两种力量，称作“善神”和“恶神”是很合适的。

来自恶神的活动（想法、动作、反应），有下列四个标记：

- 自我价值感的失落。看清自己，用那些自己从来不会对别人用的方式来谈论自己。
- 希望消失，黯淡无光。

- 觉得受阻、被困、走投无路,或在原地打转,有如堕入黑洞一样。刚有了方向,就迷失方向,始终没有出路。
- 全然的沉重感。

来自善神的活动,有四个与此正好相反的标志:

- 恢复自信,具有真正的自我价值感。
- 充满希望,前途光明。
- 具有真正的行动感:“我在这件事上能有所作为”,“事情不是那样的,我要做出一些事来,我能做出一些事来”。
- 好像卸掉了什么负担似的,感到轻松、自由。

除了上述四个标记外,恶神还借着“只要……”这个借口来暴露他的真相。善神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但恶神却使我们脱离现实,叫我们对过去产生愤恨心,说什么:“只要我那时通过考试,现在的情况就会好多了。”“只要……”这一表达方式,削弱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战斗力,正中恶神的阴谋诡计;由于我们不敢正视现实,必将造成挫折和混乱,因而失去平安。相反地,善神在我们心中工作,引导我们对过去存着感恩之心,对现在存着开放之心,而对未来怀着信任之心。

神慰与神枯之外的平常时间

我们可从依纳爵所谈论的神慰和神枯中,得出一个结论:“情绪兴奋时莫作决定,低落时莫改决定。”这是一个有益的劝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过情绪兴奋和低落的经验,但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却是在情绪兴奋和低落之外的平常时间度过

的。我们所作的较持续性的决定,主要都是在平常时间作的,因为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是处在常态之中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既无神慰又无神枯的平常时间呢?事实上,在这些时期内,我们与耶稣继续保持联系,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这联系而已。没有感受到联系,完全不同于感受到联系或感受到缺少联系。在没有感受到联系的期间,基本上一切都没问题,我们也很稳当。在那些时刻,我们在生活中尽力活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他肯定在,只是有些难以捉摸而已。

不管怎样,即使我们的生活十分平淡无奇,神慰也会在我们不知不觉时来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可能会对我们微笑,使我们一早就感到温馨;或者当我们正在阅读时,书中某些字句会突然感动我们,使我们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深刻的看法;也可能一首歌曲会使我们感到平安、舒服;也可能我们正希望找到一个停车位,想不到就找着了。若用信德的眼光,根据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来看待这些经验,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小小复活节的惊喜。其实那些经验都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未深入反省,那么,这些发生的事,都会被认为是一些和我们的整体生活无关的“有趣的事”而已。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加以反省,愈来愈用信德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情,则这些“有趣的事”会成为我们的经验。于是我们的生活慢慢地不再是一连串孤立的事件,而渐渐成为扎根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中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

逾越奥迹

逾越奥迹与日常生活

悲剧、失败和新生

前些时候,我正好在一本书中读到一段话,这段话加深了对耶稣逾越奥迹的认识。我将之节录如下:

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宗教是以一个死于悲惨的苦难中并且大声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人为中心的。玛丽·克雷格(Mary Craig)在她的杰作《恩赐》(Blessings)中就是这样写的。她告诉我们,她如何接受了四个儿子中有两个是弱智的事实。无论是谁,都会遇到艰难和困苦,有时简直就是悲剧。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基督的宗教,其中心事实,便是在明显的失败中,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用爱来再造我们。哪里有失败,哪里就有天主爱的怜悯。这便是若望的十字架神学。我们应该凝望的是耶稣,而不是我们的苦难。靠我们自己,我们会被悲剧压倒,但同耶稣在一起,我们能活出苦难的深奥意义,而进入创造性的爱中。

逾越奥迹提醒我们:在困难和失败中有耶稣同我们在一

起。它告诉我们,人间的悲剧,他无不亲临其境,并以他的爱予以转化。我们可以在旧约中隐约发现逾越奥迹的痕迹,例如梅瑟的事迹。有一天梅瑟遇见一个埃及人在虐待希伯来人,他以希伯来人的捍卫者自居,杀了那埃及人,把他埋在沙土里。次日,梅瑟见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就上前制止,他们中的一个对他说:“你杀死了埃及人,也想杀死我吗?”梅瑟怕埃及当局发现他杀人之事,便逃到旷野里去,他在那里过了好多年。

在那段时间,他一定感到痛苦。他在旷野里一直想保卫自己的民族,但他的理想落空,计划失败。后来有一天,他看见荆棘丛在燃烧,便上前去看个究竟。走近时,听见有声音从荆棘丛中发出,对他说:“梅瑟,脱下你的鞋,这里是圣地。”旷野原是不毛之地,野兽出没的场所,梅瑟压根没有想到它会是一块圣地。天主在那里找到了他!当他理想落空、希望破灭时,天主仁慈地降临旷野,变旷野为圣地;梅瑟确实确实就在那旷野里体会到自己的“复活”,体会到被召唤进入新生。

分享耶稣的胜利

梵二会议不久,礼仪“个别化”已成时尚,特别是弥撒开始时的悔罪礼。我认识的一个修会团体,曾有过以下的悔罪对答经文:

主祭:为我们爱人不够,主,求你宽恕我们!

全体:主,求你宽恕我们。

主祭:为我们过于爱人,主,求你宽恕我们!

全体：主，求你宽恕我们。

主祭：为我们自信不够，主，求你宽恕我们！

全体：主，求你宽恕我们。

主祭：为我们过于自信，主，求你宽恕我们！

团体中传来一呼求声：上主！生来就注定失败者，向你祈求！

逾越奥迹的信息是：胜利已经获得，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注定失败的。只要我们愿意，耶稣的胜利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分享的。当我们的希望破灭、理想黯淡，或见到我们心爱的人毁掉自己时，分享耶稣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一时之间，这是很难回答的，但是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耶稣的胜利是在橄榄山园祈祷时打下基础的，他在那里以全新的态度信赖他的父。如果我们学习像耶稣在山园祈祷中那样信赖天父，那么我们也就会在生活中多少体会到他的胜利。

在橄榄山园中，耶稣信赖他的父，并把自己的希望和理想托付在父的手中，他向父恳切祈求，但最终还是信赖父。就一般人而言，信赖是有其限度的。耶稣完全是人，“除了罪，完全与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和某一位我们所信赖的人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失去生命，并且知道，要我们死是出于他的意愿；那么按人性而言，我们会立即与他断绝关系的。耶稣与父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信赖他的父，但信赖导致他的死亡，他的死亡是父的旨意。这样的信赖完全不是我们人性所能理解的，它超出了我们人性的经验。

耶稣怎么面对这事呢？他完全不顾自己的恐惧和忧虑，把

一切都托付给他的父。“他空虚自己”。当他死亡时,他感到自己完全空虚;他只坚决地、绝对地信赖他的父,父便把他举扬为万有的主宰,并使万有总归于他。

我们若要分享耶稣的胜利,只有效法他,把我们的一切完全交付在天父手中,完全信赖他。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当他说这些话时,他许诺我们将分享他的胜利。我们所担负的重担,即我们所遭受的各种艰难困苦,显然与耶稣给我们的担子完全不同。耶稣给我们的担子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学习我的心谦,放心大胆地信赖我的父”,所以耶稣的担子,就是他在橄榄山园中向他的父所表达的绝对信赖。

耶稣并未许诺要除掉我们的重担,而是要改变我们对自己处境的体验。我们只要放心大胆去信赖,就会有轻松的感觉。他并不保证我们信赖他以后,事情就会变得为我们更好。基督徒的望德并不在于相信事情会好起来,而是相信耶稣与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的困境中工作。耶稣所保证的是:只要我们信赖他,他就使我们毫无妨碍地得到他的支持,从而使我们在生活中摆脱困境。所谓放心大胆信赖他,就是让他进入我们的困境,使他以他的最佳方式临在。

宇宙性的基督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整个受造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提及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如何使他成为万物的中心。我想在此

稍微再探讨这些论点,但着重点略为不同。

世界是一个整体,一个地球村。从物理层面而言,我们无法算清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的生命究竟和多少人有所关联。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知有多少人参与缝制;我们吃的每顿饭,不知有多少人提供服务;还有我们用的手表、坐的椅子、住的房子……由于受造界基本上是一体的,因此我们能与数不尽的人发生作用,而仍体会到整体性。

不久前马里奥·博来利神父(Fr.Mario Borelli)到澳大利亚访问。他因莫里斯·韦斯特(Morris West)在《太阳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Sun)一书中谈到他,而出了名。他是应墨尔本大学的天主教团体之邀请,前来墨尔本大学发表演讲的。博来利神父演讲的主题是“基督的奥体”。最先,他以为听众都是天主教徒,当他知道听众中也有非天主教徒时,便巧妙地把他的主题改为“人类大家庭与万物的合一”。那天天气很热,当他讲到某一点时,为了凸显论点,便说:“你们在午饭时所喝的那杯清凉解渴的水,也许是由非洲的工人汗流浹背为你们提供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如此深远广大,我们却很少懂得这道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所以我们对这世界的参与,是受到时空限制的。但到了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便超越时空的限制了,然而还没有进入永生。那是真理的一刻,就在这一瞬间我们进入受造的中心,明白其全部意义,而参与其中。

在这一瞬间,我们面临一个选择:身为天主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是否选择维护我的真理,进入永生?还是选择脱离天

主的计划，孑然独处？“死亡”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死亡——身体和脑子停止运作；更确切地说，是指我们的灵魂脱离肉身时的那神秘的一瞬间。是否真有这神秘一瞬间呢？根据有力的论证，我们认为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时间中所作出的决定，常会彻底改变；那么，我们生活在时间内，能为永恒作出永不撤回的投身吗？答案是不能。因此，当我们不再在时间内，而尚未进入永生时，该有那么一瞬间，那是真理的瞬间，那时我们做出不可撤回的最后抉择而选择永生。

由此可见，死亡是在受造的根基上，临到受造整体的。在死亡时，灵魂打破现世肉体的限制，而进入世界的自我发展中。因此，死亡——真理的瞬间——给我们机会更深入受造的实体，并更完全地参与受造的预定计划。

耶稣在世时也受到时空的限制，他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国家中。透过死亡，他超越了时空。在显示真我的那一刻，他接触到万物的核心；而透过他的复活，他的人性完全而圆满地进入受造之中。耶稣人性的实体在死亡时被置于世界的核心，达到受造的最深层，在这最深的底层世界的一切彼此连结。在那一瞬间，就在他的人性内，他成为那普及全人类的新宇宙救恩计划的根源。

要为这样一个独特的、决定性的事件，找到一个类比，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我们可以用小说的主题来作说明：小说的主题贯串在字里行间和每一个情节之中，为主题造境生义。如今，耶稣在他的人性内，成为天地万物的主题，因为受造的一切无不因他的临在而有所感应；而我们人类，无论男女也能自由自在地活在这世界上，并且透过“与所有事物的和谐关系”，

而能完成自己。因为耶稣是如此充塞于天地之间,因此基督的“圣事”是可能的。圣事,便是与耶稣的临在相遇,那时遮盖之物被揭去了。各种圣事,特别是圣体圣事,是耶稣一直临在于万物中的标记和保证。

在万物中发现天主

由于耶稣以他的临在充塞天地万物,因此基督徒的使命便是在日常生活中辨识出他的临在,这也就是依纳爵所说的,在万物中发现天主。

当我们以耶稣的方式看待、体验它的化工时,我们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发现耶稣。在玛窦福音的最后审判中,君王对义人说:“我父所祝福的,来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作客而收留了你?”君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在这比喻中,耶稣告诉那些义人说,他们曾深深地与他相遇,这相遇决定了他们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些义人们却没有意识到与他们相遇的人便是耶稣,这该怎么解释呢?只能说:当我们以耶稣的方式,即以爱、关怀和同情,去对待和体验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时,我们便是遇见了耶稣。换言之,当我们以耶稣为行事的动机时,不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都会加深我们与他的关系,也都会使我们找到他。

真诚地相信天主是我们的父,就是看到并体会到生活本

身就是天主的恩赐,而且生活中的一切也都是天主的恩赐。当我们视一切事物为天主的恩赐时,便觉得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而心中常有这位赏赐恩宠者的存在。相反地,我们若把一切人与物都占为己有,把这位赏赐恩宠者彻底逐出生命之外,那么恩赐的意义和生命的奥秘也就完全丧失了。所以只有以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才能在一切事情上看出天主的运作,从而在天地万物中发现天主。

结束语

谨献给前耶稣会总会长
雅鲁伯神父(Pedro Arrupe)

伯多禄·雅鲁伯

1991年2月5日,伯多禄·雅鲁伯逝世日
于墨尔本圣依纳爵堂内的讲道词

数百年来,耶稣会几位杰出的总会长,各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会史上留下深刻的标记。圣方济各·玻尔日亚(St.Francis Borgia)规定每天要用更长的时间祈祷;阿夸维瓦神父(Fr. Acquaviva)在当总会长的长久艰难时期中,遏止了在葡萄牙渔民中方兴未艾的“劳工司铎”运动,而作了每年举行避静的决定;鲁丹神父(Fr.Rootan),耶稣会复会后的著名总会长,采取措施,以确保耶稣会不再被撤销。莱多霍夫斯基神父(Fr. Ledochowski)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任总长之职,而“掌管”一词成了他的行动纲领。

伯多禄·雅鲁伯当总会长时,在罗马有些人想到上面所提及的这一切,便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依纳爵创立了一支耶稣会轻骑兵;玻尔日亚将之改变成步兵团;阿夸维瓦改成了兵营;鲁丹取消了所有假期;莱多霍夫斯基建立了集中营;而雅鲁伯喊口令“解散队形”!

当然,这样的描述带有讽刺意味。他们虽然受到其时代的

影响,但都不愧为伟大的人物,这顺口溜多少说出了他们的一些特点。伯多禄·雅鲁伯担任耶稣会总会长,及修会总会长联合会(President of the Union of Superior Generals)的主席十六年。他最大的成就,便是把修道生活的恐惧面除去,特别是在耶稣会内。他所做的其他重要事情和其他工作,无不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他热爱自己的兄弟,与他们一起谈笑、信任他们。他的评论和远见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富有感染力和启发性。他不仅是一个“为”他人,而且是一个“与”他人在一起的人。他在遭受人误解时——这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常获得伙伴们的支持。他从来不牺牲任何人,即使是使他难堪的人。

可以说,在重建今日修会生活的品质上——就会士间的关系,和对传教事业的热忱而言,伯多禄·雅鲁伯比任何人做得更出色。他特别在耶稣会内做到了这一点,他使会士们恢复了依纳爵所提出的“耶稣会——爱的修会”的理想和憧憬。伯多禄·雅鲁伯待人接物有其独到之处,因此他的会士们与他特别亲热。有一段时期,我在罗马与基督生活团(CLC)在一起,他们经常缺少经费。有一次我们把三份《国际通讯》放在一起送发给全球该团体的领导时,也照样把三份通讯放进一个信封内,送发给雅鲁伯神父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我在里面放张纸条写道:“我们送三份通讯以示我们对圣三的虔诚,但真正的理由是节省开支。我们经过精打细算后,决定用送发一份的费用分发三份通讯。”当晚我在信箱里收到一张便条:“我分享你们对圣三的虔诚之情,并乐意帮助你们。雅鲁伯。”他还附上三张百元美钞。

因为伯多禄·雅鲁伯竭尽心力热爱耶稣,因此他充满了爱。

他在“向使徒工作的模范——基督——的祷文”中这样说：“主啊！在默想我们的做事法则时，我发现你的行动法则，便是我们最好的行动法则。为此，我凝视你，……但最要紧的，是赐给我基督的心。圣保禄曾说，让我有与你一样的情怀，像你的圣心一样，爱天父、爱人类……我愿效法你，不仅在感情上，也在每天的生活上、行动上。我愿尽可能地像你一样行事。”有一次意大利电视台采访他，记者突然问道：“你以为耶稣是谁？”雅鲁伯神父感到有些意外，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我，耶稣就是一切。”

伯多禄·雅鲁伯对耶稣的热爱，特别表现在对圣体的虔敬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他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前往露德朝圣，当场见到了奇迹。他站在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肢体扭曲的青年后面，当主教举起圣体光降福那青年时，那青年立即挺立起来，完全好了。三个月后他进了耶稣会。

伯多禄一生热爱圣体，他愈来愈认清耶稣是这个饥饿世界的生命之粮。在圣体圣事的社会幅度方面，他鼓舞人宣扬信德，伸张正义。诚如他在美国费城圣体大会期间所说的：“只要世界上还有饥饿，我们举行圣体大会便是不完整的。”

伯多禄·雅鲁伯和依纳爵一样，与周围的世界协调一致，而且对当代的先进技术极感兴趣，他认为这些先进技术可以为天国的宣扬提供新的方法。他平时很少去总会会院休息室观看电视，也许仅有一次，他去看了有关首次航天飞机发射的报道。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打算，也许他想派耶稣会士到月球上去，愈远愈好。有一段时期我住在总会会院里，有一天，我的房间不幸着了火，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总会里的人十分

友善,给了我各种帮助及支援。一周后我凑巧在饭厅里遇见了他,我便对他说:“神父,如果你想得到会院里的人的友爱和支持,只要告诉我一声,我就会叫人在你的房间内放一把火。”他笑嘻嘻地回答我说:“这主意好极了,但得让我先知道,因为当我的办公室被烧掉时,我还想接见一、二个人呢!”

虽然伯多禄·雅鲁伯对全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一视同仁,但他不免较偏爱东亚的参赞区(East Asian Assistancy),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区域性扶助机构。当他知道东亚的省会长们决定成立一个耶稣会协商会(Jesuit Conference),并以一位有名望的院长为首,而且要由他指派一位亚洲人来担任第一任主席时,他非常高兴。省会长们经过考虑,便呈送一份三人名单供总会长选定。谁知那份名单很快就被总会长退回来了,而要求我们重新工作。他在信中说:“你们规定第一任主席必须由出身亚洲的人担任,但在你们为我提供的这份三人名单中,只有一位是生在亚洲的。”于是,我们只得从头来过,但这一次工作很费劲,每位省会长都得用无记名方式秘密投票,结果我们无法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便提出了三个名字:大黑落德(Herod the Great)、唐老鸭(Donald Duck),以及著名女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当然,我们都没有在上面签名。一个月以后,我的那份三人名单由罗马寄了回来,伯多禄·雅鲁伯在上面批示道:“你们的头二位候选人不能接受,第三位可以接受,但她的年龄是否合适?请询问你们的咨议员。”

如果说,雅鲁伯最后而且最杰出的成就,在于重视修会生活的品质,尤其在彼此的关系和使徒事业上有所贡献,那么,为他而言最伟大的时刻,就是当他召开第三十二届耶稣会大

会时。在耶稣会《会宪》上，依纳爵这样写道：“凡在灵修上不断前进，而真正跟随我们主的人……热爱并愿意穿上与他们的主同样的服装，因为他理当被爱和尊敬；直至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性毫不受到冒犯，直至近人没有地方受到责难。他们多少相似我们的创造主及耶稣基督，他们甘愿受迫害、被诬告、被捕，以及被人视为疯子（并非由于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些话、这样的祈祷，为伯多禄·雅鲁伯是十分亲切的。

1973年1月在卧亚，耶稣会省会长们与伯多禄·雅鲁伯一起开会，会议的高潮是在圣方济各·撒肋爵的遗体周围共同举行弥撒圣祭。在这样的聚会中，他没有讲话，而是跟耶稣谈话；他乞求耶稣使全体耶稣会士都像撒肋爵一样，不寻求快乐和安慰，只求同耶稣一起受苦，忍受痛苦、困难、误会和屈辱。在场之人为之震惊，而伯多禄·雅鲁伯显然因向天主祈求考验、磨难和屈辱而充满喜悦和爱。弥撒结束时，一位省会长对他说：“神父，你不该作那样的祈祷，你可以为耶稣会的分裂而祈祷。”伯多禄·雅鲁伯笑笑，点点头。

这件事发生之后一年，也就是在召开第三十二届大会期间，伯多禄·雅鲁伯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教宗与大会之间有了很大误会。教宗并不是对伯多禄·雅鲁伯有什么意见，只是对大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首当其冲的是伯多禄·雅鲁伯，因为教宗写信给他，进行干预。信上说：“难道教会一直保持的信德，如今只能在你们那里保持下去吗？教会的圣统与你们修会的关系将如何？圣统本身如何能免于顾虑，而信任你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此种性质的工作呢？”措词相当强硬！大会被击溃了，大有解散的可能。雅鲁伯只是简单扼要地对大会说：“神父

们, 圣父已经发言了, 他没有说明什么理由, 而且他也不必说明。我们服从他, 现在我们继续大会该做的工作。”他立即服从教宗, 绝对地服从。绝对服从是他全心全意所拥护的。他曾祈求耶稣使自己和修会能穿上耶稣的服装, 与耶稣完全一致, 如今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

1981年8月6日是伯多禄·雅鲁伯任职的最后一天。那天, 他与七位耶稣会士在曼谷开会, 讨论一项新的使徒工作计划: 如何在难民中展开工作。次日早晨, 当他飞抵罗马时, 突然中风了。以下是他在最后一个工作日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他最后的言论: “请大家鼓起勇气! 我要说一件事, 请大家牢记在心: 祈祷, 多多祈祷! 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 这是我要对你们强调的。这是一个信息, 也许这是我对耶稣会的临别赠言!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站在耶稣会一个新的使徒工作的最前线, 我们必须祈求圣神光照。我所说的不是初学神师的热心话, 而是百分之百圣依纳爵的话。”

雅鲁伯完完全全是依纳爵再世, 丝毫不打折扣。他在世时曾深深地爱着主耶稣, 虔诚地光荣主耶稣, 忠信地侍奉主耶稣; 如今他像依纳爵一样蒙受降福, 仍然以主耶稣的伙伴的身份继续活着!

★ 装帧设计
南 艺 工 德 信



信德书林(294)灵修丛书
河北信德社